

滄溟先生集

卷二十四祭文卷二十五雜文
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八書

八和
1263
7



門 16
1263
7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祭文

祭西安洪太守伯時文

在僕弱冠受業諸生握手一堂譽髦用成始偕計吏
入對 大庭及爾如貫我心載寧尹彼吳興才非百
里已則神明民斯赤子孰銘厥功今之冢宰片石歸
然德音未改旣遷地官北虜侮予飛芻輓粟捷於羽
書 王師燕喜莫敢告勞歸主章奏紀綱列曹懿厥
度支乃見經國轉餉朔方不稼不穡士愉馬閑疆場

以晏所謂伊人戎有良翰 皇嘉厥績名邦簡臨瞻
帷戾止克覃其心震蕩之餘家無完堵揮涕下車問
其疾苦省刑薄歛剖滯若流可安者公匪地是謀厚
載維人坤儀靡常我室翹翹侯茲降祥枕隍之危孰
不累卵政未及暮履道坦坦居有積倉亦以禦災倬
彼雲漢百姓于摧躬自斷罰郡務遂繁旦夕熙明乃
蹈斯言病不遑息愈殷卧理浹旬在告倏焉不起聞
當屬纊男啼女乳不及後事興而問雨嗚呼伯時何
用爲哉而身不閱百姓恃將其誰哉某昔也分符且
之鉅鹿祖席諄諄勿淪于黷素尚泊淡侈將自覆持

憲關中子焉邂逅依依他鄉歡然道舊首倡士風以
光俎豆誼正自尊師嚴不疚是其語猶盈耳不居者
形苟爲衷未和而求之杳冥乎嗚呼伯時之靈

祭鄒明府文

順德逆命正乃裕如豐才嗇施自得則餘若夫欣戚
係於用舍是親世而身疏能取愜於適意可流動而
不居矣維先生英資秀發幼齡崇志浩浩鬱鬱鳳翔
虎視振俗障流宗盟士類井掘簣覆高山深泉周作
孔述聖熄明德學以辭達奇能取忌卽空言之徒競
爰慨然於小試召杜新鄉卓魯陽城絲綸散於理絲

焚調寓於解爭朞月二邑風雷千里懸蒲在庭卧轍
當軌恫瘝爾民優游吾心旣觴且咏言茲宓琴昔十
俊參名三齊騫羽談詩避階乞文環堵及飭治於遐
方覲功立而脫組卑官勿羞頽乎就愚事興義便躡
以往趨執一於是守關萬夫樞要肆侮螺蛤斯藐依
彼古常毒甘羣小我違我歸匪祿伊貞故嫉誅者必
忤衆雖阨困而能亨顧康濟之罔謀胡委說於尼止
旣韜己以密藏何美服之誨指進以冠紳退而韋布
非軒冕之避榮耻衰職之未晤彼名辱而華躬碩簪
裳以載路仰茲令操立糯廉頑奚其爲哉

孰云矯異愈堅末節克家嗣徽迪訓承烈有翼垂雲
伏林未起邦閭卓稱喜難於子

祭良醞署丞馬君

在昔世家由禮爰彰貽穀士不化於豐芑國何賴於
喬木也開業者艱承考者逸心危而得志損則失此
夫武有不繩之憂統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爲可繼而
奚樂無疆之恤哉唯君有祖早振文囿翕然儒宗德
音是茂聲聞四夷身朋三壽唯君則孫毓茲仁厚幸
服清僚宗廟用酌旣醇旣裕如揖如授其在同朝
之士見其容履之婉順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爲大

賢之胄矣孰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秀邪
是雖鵠鷺之訓聿嚴而騏驥之驟不後昔遊太學無
敢謂秦無其人而今在仕籍益以信殷實由舊也茲
何可使不久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祭張隱君文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
斯文章德動物爲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
覺矣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簞者粟百里則負
髻齡纖儉熒熒在疚不振于宗違恤我後宜無忘於
愈疏而不睦以有咎也暇日修孝不宿不藏諸父昆

弟思輯用光婚姻孔嘉匄有喪貨財可私本支未
昌敦薄寬鄙徽猷是襄此圯族所以爲凶而公自履
者祥也又其少而治產適我御窮俛拾仰取力嗇務
豐若貨殖於受命謂奇勝之自躬能者輻輳不肖瓦
解彼居息幣唯吾與通若宜無忘於嘗艱而放利以
興戎也未衰戒得積而恩施館有遺裝借旅罔知緘
誌以還歸慰其養非能讓財肯饒爭時激貪勸廉末
俗以移此姦富所以爲下而公自居者奇也又若外
示怯而重爲邪中賈勇而羞使氣里有少年謂我易
與閭之長者式復以畏獲金珥於隕擗而女泣不生

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隣婦就汲窺我
篋笥慮貽之慙趨以引避晚卽廢著羸經遷儒厥季
蜚聲用賓王衢父飲於鄉子薦於藩 詔賜爵以優
老齒及耄而彌尊奚其爲政家惟化原何足以臧善
斯類蕃某等視必達於此邦而與裁於吾黨久矣痛
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邪公其尚鑒於斯言哉

祭黃山趙隱君文

先生代有厚產業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遷
技好壯修於忠信之義而無怠穡服于里則美處不
愆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盧城諸豪負勢任利父老

有三害之耻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逡巡言事璜
山衆弟雄才偉智閭巷有二難之謠每親於身靡弗
徐行肅侍協恭飭志旱乾水溢指困而授長吏卽郡
庭徵辟亦跡所罕至歲時伏臘秩筵而聯羣季逮妣
祖祠祀尤躬於自致是孝友篤之天性而淳懿慨乎
人情聘魯貴公入境而問俗若獲麥邱之隱瞻岱高
士及麓而仰風悼茲蘭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
之遂爲榮我田旣臧千耦其耘言就爾居百堵皆作
甍如雲興悅澤有穫築不日成壑茨是恪素封比湯
沐黃髮詢廟堂庶祐用篤多男且良入慈爲龍今過

其歷九雛皆鳳世謂之祥俶載南畝侯旅克諧饋于
東序寔殷孔懷厥仲承家紹儒衍澤昔從吾游崇心
畧迹嚴君與依來朋莫逆觀直諒於分體遡洪深於
濬源常慕斯無懷氏之民而誦其有道者之言今其
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不忘者存
邪

祭王給事中封君文

蓋公初効計然之策卽負向平之識有志四方廢著
而息千金自衛連騎鼎食觀貨淮揚浮游南國不訾
者身奇勝者德洗腆用歸肇牽車牛處士之義退而

彌修以充厥宗無急不周何有何亡龜勉是求獨切
有穀之思而裕後以貽謀也俶俶給事實厥令子在
昔朝鮮世崇臣紀曰明是常以享以祀

帝曰行人辭命是美往立之君錫我繁祉服以上公
使者宴喜外夷望風高山仰止徽福 朝廷永言東
鄙海爲不波自今以始四牡載旋報成我后 詔書
相勞俾省章奏何以柔遠政惟由舊尋長六曹直聲
益茂歲當述職諸侯率從黜陟幽明有來雍雍乃抗
大疏爲國建策岳牧刺史臨下有赫誰其共理良二
千石令尤近民無自立僻百里之宰父母是獲仁卽

衽席暴亦肘掖考績無微官邪無卑甄別淑慝孰其
可私巧文相謾法有不施臣于其時鷹鷂擊之
帝曰俞哉納言惟允乃絳吞舟以厲庶尹小邑知創
去惡斯盡矣天下莫不謂趨庭之訓惟肖克敏也某
等謬以夙誼蒞陝以西邦有典刑俾政不迷何天不
憇遺一老而物有所不可齊邪

祭王給事封君文

視業以息志於四方千金自衛觀貨淮揚浮游七策
不訾是將處士之義退而彌彰何以亢宗燕貽則良
式穀者才奇勝者子朝鮮稱藩往錫繁祉

帝曰行人辭命之美外夷望風徼福東鄙報成我后
懷柔遠臣俾省章奏密勿經綸等率六曹直聲愈振
既集岳牧幽明黜陟勿輕令長爲虐爲德既已近民
百里寄命遂乃抗疏一新大政績微必錄尤嚴苛競
孰其敢欺具曰予聖臣當其時糾察官邪庶無遺姦
以害國家

帝曰俞哉其惟共理郡邑既熙父母孔邇俛俛給事
論思以和有此黃髮庭訓則多某三秦爲憲移風向
淳典刑云亡于何其臻

祭少司寇楊公封君文

唯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幽燕古稱多忼慨悲
歌之士卽少年使氣容有肆而凌人惟公其儀不忒
是亦爲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庭尉司空二茲民命
三丞柏臺著聲諫諍休有烈光用基式敬屬毛離裏
繼善成性當其還所遺於嫠婦者盈貫至今漁陽誦
不疑爲長者加之投所選於父老者一錢愈使山陰
謂劉寵爲廉吏不言而教可承者志父子同心窮達
一致九十四齡日閱諸編伏勝授書異代稱賢四子
六孫星聚百里荀淑爲樂媿美前史不獨浚明有家
者仰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野者嘆王畿之多

祭畢封君文

耆舊皞皞以徵帝力煦煦而近天覆某等方覩維禱
之向榮佇觀邦禁以有成乃與化俱逝詒斯令名則
誰不撫燕翼未終而遡源自生以無堪於情哉
嘗聞陵陽而南浸江之邑其境清曠靡流尚輯作苦
無凶歲服嗇無富人家稱隱君士稱逸民先生於其
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解紛慕魯
仲連息爭化俗慕王彥方族相附如行葦之於本羣
相恃如候鳥之於長無論君子之至是邦善者之入
吾黨莫不見閭而式執饋而饗將以觀淳朴於式微

得耆舊於草莽也爰有譽髦實生膝下早承嚴訓聿
追時雅謂余志在春秋用謀貽於弓冶乃登宗伯載
離司寇其文則史藝成而上既明惟允法處其厚某
等分曹而治麗澤以居每取斷於引經各獲益於啓
書片言父教自出五聽帝心所屬鯉也過庭由也折
獄道同者友案同者官或遡之源或漸之磐朝錫命
而夕考終木欲靜而風不寧是徒遺後以不報之情
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祭 德王妃劉氏文同許右史

維靈淑姿聿茂厥祥不遲翩翩吏部於誕之奇赫赫
大藩實維我儀亦既嘉止陰事咸熙居則命史動輒
稱詩雞鳴致戒樛木致慈克配令德君子攸宜有求
雍雍被之僮僮于沼于沚在廟在宮爲絺爲綌罔怨
罔恟思媚厥姑徽音日崇壺職靡忒國乃始風某旣
西觀采人倫是常歷彼二南彤管惟光邦才委質而
右夙忝惟良無詖私謁以二周行胡茲不造溘然其
逢原達者流表植者從貴不自身伐不自庸主噐以
長維城以宗茅土百世厥萌在初休戚是同山川舍
諸日月之際此維有家屏翰之功豈其緒餘載罹寒
暑言卽于幽維 王內顧曷其有瘳爲樂以善墮哲

惟憂琴瑟不御寤寐是求某等悼逝則深敦誼網繆
生芻是將以慰阻修

祭樂平令羅君文

維靈早歲明經百行是常阨于多士闈而愈章卒業
太學尚友四方觀德問藝中心翺翔旣除茂宰臯落
之墟三晉遺風肅如穆如戴星而治鳴琴以居績用
是成曰父母且曰父母且靡民匪子孰克厥家選曹
嗣美銓管九流檢裁維理出納王言喉舌之紀
帝眷巴蜀中丞用遷趨省于庭朝夕是虔奚其爲政
維茲象賢中丞自邑御車而旋進維良吏退亦敦仁

以勸頽俗言復于幽胡此不淑殄瘁駢臻不朽者澤
垂裕後人

祭殷太孺人文

孺人名族世家降淑自天別駕覃澤有開必先亦旣
旣止思輯用光乃遭中葉伯嫂是將裘褐在笥糟糠
在堂鷄鳴視具蠶織曰常井臼操作不徒爲養琴瑟
靜好旣翕友于人逸我勞孰終晏如人侈我儉孰終
有餘蓋已自失其貴倨而不愆於厥初唯是君子夙
夜敬忌未嘗片言以相加遺婚喪疾苦是問是饋何
有何亡務成其事簪珥糞土可捐非義使不困於急

難以永錫乎爾類變彼檢討孩提自奇孺人自謂不
肖恒斯豈其必盛于以轉衰弱不好弄而壯有爲德
輜如毛一錢勿持旣就外傳歲五更師在昔三遷異
代同慈旣宦詞林愈嚴教思人以烜赫我以委蛇始
誰先容寵至不疑順取逆守工拙半之祿卽非贏饗
飧不遲買馬得薪買奴得蔬物將棄而適用事可已
而競時蓋自乳哺勝衣通塞顯微仁人所見無非毋
儀靖共在位性分自定文章華國志意之榮坐而論
道其則不遠必聞其政無忝所生氣所相屬誘以其
衷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然爲大儒必隱然爲重

臣尺箠不施孺人聖功攀龍之於檢討處則同門出
則偕計自公退食靡日不詣交相定省如兄如弟手
足一身熏篋六藝孺人蓋嘗視猶膝下而將不億其
麗也大化一遷云胡不瘳桑梓殄瘁非夷所謀其在
攀龍與此靡依世德是求逝者弗居徽音是邁無疆
維恤無疆維休

祭何考功太孺人文

某等聞諸母儀訊之女史則有若漆室之於君臣緹
縈之於父子而其雖值離亂稱義則身全雖在負汲
稱考而貌祀與夫杞梁華周勇下五乘之賓鍾離宿

滄溟集 卷二十四 北
瘤治裨二王之美又莫不嗣徽奇於齊魯之墟比懿
德於海岱之里蓋家傳而閭誦或異世而同軌也孰
若孺人質之耳目可徵其實遡之子孫可識其始哉
相夫於儒婦道乃成撫孤而仁卒貽令名考功之所
以茂品藻之譽擅題才之術則誰與豫導其神發之
智不失其孩提之明故清通簡要欲養於總角之初
而立訓示慈愈深於屬毛之愛蓋士有披雲霧以觀
之莫不卽音容而如在也方其奉親入蜀悼茲王陽
長坂九折白首是將於時孺人不以道惡爲解而以
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爲三年理官邑人去思

所得賢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令聞
天終使待銓衡者懷俎豆之教見經綸者思機杼之
功復以讚孟母開聖之烈而益彰我鄒魯君子之風
矣某等能不悼淑德之云亡而俟世類於無窮哉

祭梁武選太孺人文

以某等所觀於母者漢平陵孟氏爲得其槩哉始也
女貞不字偃蹇擇對及得賢如梁伯鸞者奉之乃能
更綺縞而椎布操作以自代蓋見其償豕之義鷄豚
不察是以賃舂之賤而井臼匪熟彼所欲者裘褐之
人吾何有於雜佩由是而夫爲大儒受業太學仕隱

一邑民稱遺愛是亦居於齊魯之間而風澤猶在也
三子毓秀最良季者早擢進士官屬司馬又嘗觀所
恪共邦政慈訓攸從則不必伺諸臯伯通之庶下而
可識其具食舉案肅穆之容矣起於緝績而加茲象
服則益榮昌於後裔而名以德曜則稱情今其逝矣
見君子於地下豈徒重要離之烈而成其高濤哉

祭郭子坤太孺人文

曰淑德近質苞實則蕃敬德若蕙令儀則敦允秀於
閨式宜厥家勿愆爾婦母用孔嘉誰願之室匪賤質
春三十始字梁鴻是從懿彼景純文絕地紀相茲肄

術贈珮脫珥恭其誨夫愛而誨子謂彼致遠易轍正
軌舍焉可遷徙業則是無泥舊學有律有禮季以鸚
興卓哉脩士囊書在羸一經則珍遼矣俯察法邇在
人豈伊慈闈趨庭有嚴虔所代終以依以瞻有擘其
齋天祉方錫何以罔極報之貽戚某擇交齟齬睚焉
諸嗣親以異膝友以同氣窺所與遊無棄童穉時已
知興託息委器長而績儒聯編俎林入受訓言出敷
義箴澤麗有源與茲隱悲悼我良朋其胡有夷

代祭裴御史太孺人文

惟靈克嗣徽音有淑其慈裕我後昆是良母儀適而

宜家行以充閭御史迪訓穆如肅如梱範旣嚴邦人
錫嘏不踰戶庭澄清天下出貞庶度入憲一臺激之
揚之秉心不回旣擢陳臬視學于東齊魯狂簡斐然
嚮風載色載笑澤斯用溥爲遷者三敬敷者五卓彼
大儒式宏譽髦一經則傳孰哉劬勞旣成厥績載藩
中州叅佐旬宣泝彼承流夫何遽爾靡依天喪懿德
殄于其闈瘁于其國某匪良奉職收此冀方早辱汲
薦錫我寵章其在望丰裁而擬所自始沐甄陶而本
所爲親則已百寮服義而多士懷仁矣矧知遇之殷
而夙誼莫愆者又能不戚于爾類以歎息於開先也

祭何考功太夫人文

夫人少膺懿粹誕茲淑貞婦德旣備母儀以成方作
嬪於鴻碩遂媿美乎漆室耻獨爲君子而覬魯之多
賢由是尚書授業生徒景從而典謨誥命學是有傳
時則邑有大儒家無治產佐以機杼簪珥自捐可謂
有相之道伉儷弗愆矣乃育考功屬矣所賓尺孤是
託罔極於仁慈以養智穎發所因有經者筭有泮者
隣及其對揚于 大庭無非正始于內訓而平反之
爲孝子卽其叱馭之爲忠臣故三年於巴蜀稱其爲
理九流之銓管所賴以振也識者以考功清通如裴

楷謂馴致於俎豆之教恬正如李毅爲不失其孩提之真則是 帝所難於知人之哲而我玩之膝下壯所聖於養蒙之功者而我通乎一身矣是宜象服食報錫類無垠也逝者如斯得於披覩者益歎欷乎哀毀之色矧某等有兄弟之義又安能無痛於殄瘁薦臻哉乃虔楮柏載列明禋

祭胡評事繼母袁太孺人

於倚孺人三原令族昔在于歸遭家集蓼方封君失燕婉之好而徽音之嗣難也時則闕闕於邵公之黨衆卽擬知其貞淑矣載及廟見克謹婦箴乃賓饋饁

如鼓瑟琴視美舊特異形同心其於梱儀猶易室而相授遂使君子若未嘗或亡耦事咸定於委裘跡不駭於發笥是坤道所厚也以至嫁未學養卒貽之子愛非己出遽怙之母唯吾不愧於復生斯彼罔恤於厥後哀此四人孩提何知其季始育不絕如綦則令屬我毛裏離我衷曲躬澣襪裸身需攜隨哉非見夫戲嬉啼號之皆爲慕己而以長茂成立爲足以示慈者又烏能內外無間辭乎今旣以減樂有室儲孫日蕃篤我世祜其澤愈敦矣獨異夫兆微於廢興之端察先於童韶之智仲而英才卓彼國瑞開籙經以勸

學捐佩珥而修贄使就大儒推先士類庭中稱平天
下受賜尚亦有利哉是爲儒人誥言所崇璽書則備
宜錫祚於無疆忽造物者多忌豈粹德易匱而福善
之語猶僞邪

祭饒侍御太夫人文

代作

蓋聞夫人令德惟貞淑慎爾止以憲梱內外傳伊始
家以慈母國乃拂士襁褓之功謬哉君子設俎秩秩
攬轡彌彌蓋屬之毛裏聰明自出寄之耳目謀哲其
諧也信蹇節不可謂非性而氣質之用孔皆矣某等
論思一臺伯夔仲龍澄清四方協恭奮庸其將以知

興之所從嗚呼已矣徒悲烏鳥之私未遂而列栢之
蔭無逢矣

祭恭人文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維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達是期
貴有今日寧爾所知援而止之不譟不疑中含辯慧
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于寡姑俛焉下堂
懿斯象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乳哺殆匪予而靡親
尸饗勸學孰百其身謂盡政莫大主器而承家實在
後人巾櫛委媵託息茲倫亦旣抱孫受福不那予以
効我爲勞孔多代終有慶遑恤其他撫遺孤而對泣

奈蘊結之云何

自河南告太恭人文

隆慶三年閏六月十二日兒攀龍告母曰三十寡母九齡之孤既卽外傳擢第王都京臺郡邸無弗與俱匪朝匪夕是敷是愉自西振鐸爲孫孔旋起家于浙爲婦告捐誰謂河廣力疾以遷誰謂天遠喘息判然十年自廢菽水庭游尺書斗祿胡適與謀豈母之溺狗狐則瘳未畢正伏溘焉首邱暴不及訣危不及持母豈自意孤常是期母今安往藐孤在茲出則不返返唯其輻亦云就養孤則不良詰旦東發視彼故

鄉我父迓之歸于其藏母也有孤是護是將謹告

辭太恭人

兒則無良曰母是怙自柩之東旅焉是主竟竟所依亦唯環堵旣啓父壙叶吉載祖三孤具列永言爲懽爰致大誼以孚振古厥初生民兒則孔辰實始立慈終焉允仁未存者子未亡者身扼我者天競我者人于時九齡母倍者再季誕逾月仲癸且廢左提右携乳哺自愛中外嘖嘖幸母之貸于時母危如旒欲潰母今在茲往將安在成說維何躬之不逮乃奉祖母鬻宅以遷舍館未定祖母載捐展轉五就是粥是館

滄溟集 卷二十四
非不拮据溝壑朶焉季乃問出十載不旋伸情以戇
如寄食然兒雅好游搦筆自賢母豈知兒可策而前
知匪所託大信以全藐焉諸生技僻而堅辟之行喝
挹彼流泉母豈不知置之自便筮仕就養視歷艱難
是甘菲惡奉有餘歡曰兒不第終饑且寒兒歸自西
三邁奇疾母亦寢衰勞之卽逸駒也喪母造駒之室
百爾孫謀不如所質兒旣起家就養有日其不命車
顧孫多恤顧己念兒間以有孫豈無二弟不及其門
兒歸自浙亦閱涼溫寧加至性而老彌敦兒方自慶
所樂與存家有我母 國則至尊亦旣入 賀陟憲

中州板輿載駕色不可留無幾見汝亦又何求自春
徂暑朝夕北堂弄孫之暇語必故鄉母卽暴注恬以
爲常兒愚非意豈母所量相視一訣洞惟肺腸蓋云
累汝千里是將詰旦之役將者告襄母所未亡母今
則亡

滄溟集卷之二十四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稱遺愛何為也為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
 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為大司
 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
 之居山東則濟南之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
 我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
 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稱遺愛何為也為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
 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為大司
 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
 之居山東則濟南之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
 我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
 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

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書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不惟考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邁籩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巡侯甸撫萬邦永康惟無斁也無斁爲言遺愛也公爲按察務棊彛而不必於用訖公爲布政務正供

而不必於用惠猶曰存諸搢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迪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顯治之靡保匪蕃靡釐匪臬猶曰今爲得若在昔無斁乎是都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勸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雖無考成尚有典常是爲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搢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於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袞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爲遺愛備矣濟南搢紳

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
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
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遣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
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無從公奚取焉

青州杜公家邦迓慶卷引

蓋公爲青州四年於今矣所臨諸令長時時各舉所
爲縣者狀人職相得也所移牒若條爲記惻然奉宣
恩澤使百姓咸知有明詔諸令長亦旣傳相勸課惟
恐詣曹對簿負太守共理効者而百姓恥逋租稅遜
于徭役誼相屬分相親若家人父子一堂之上四年

如一日而治行稱長者四境之內雞犬相聞鳴加和
吠加應也而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惴焉不欲以治
行自引諸令長愈益勸課百姓愈益殫於租役監司
御史中丞臺交相勞也而屬書檄至且以遷行猶之
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是年太公年蓋八十云公
且計以遷行將便道謁太公稱壽一堂之上而無以
致其教奈何爲治行矣然公不言也先是迎太公青
州而太公問爲青州公亦不言也然太公已見公御
無長物事無長時私自喜之謂公曰吾往見爾大夫
爲龍江驛至爲按察使覆大獄而不難於反郡太守

征蠻之役幕府交檄從軍自蘭谿功曹舉五十金裝
昇諸亡者御豈欲有長物事豈欲有長時乎吾不謂
乃得見爾大父於子也信斯言也公蓋四年不忘家
大人之教於此諸令長勸課百姓勿失其租役太公
不知也然而察廉諸令長其自潔以不取如將不啻
亡者裝交錯就檄獨賢載路不遑暇食猶爲守臣四
年於此且以遷行更念諸爲縣新故無常令長者人
職或不相得吾所移牒若條爲記法度具是相緣爲
姦動必廢格吾豈敢知之哉問問邱先生有後乎何
爲至今不祀也聞邱先生者嘗見齊宣王而稱選良

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者其人也賜無租役不謝焉租
稅者所以自存其業徭役者所以自存其身而命縣
於吏幸而賜之復以非法度不可爲久也選良吏以
平法度斯租稅正而徭役均百姓享數百年之利無
窮時此不二千石所恃以爲

聖天子圖共理而致家大人之教者哉始龍江公爲
太守覆獄而昇亡者金以貽太公而公更欲以良吏
法度貽青州數百年之利以致家大人其計可以爲
久卽紀以八十不與焉意在諸令長不言也乃諸令
長以有言而余識之如此

滄海集 卷之二十一 四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正夫既授檢討者八年矣歲丁己乃疏以郭太孺人
歸濟南濟南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檢討家自曾大
父衡爲永平郡文學徵授德莊王經誼永平後進皆
從文學德邸中及王之國蓋

天子賜璽書勞焉大父峻既省試則河南許襄毅公
以莊敏文簡二公從其在太學又如劉大司馬龍大
中丞夔兄弟徒衆尤盛知名者也至今諸齊言禮者
無不自出殷氏矣檢討家世傳業稱山東大師今幸
詣家願以相累豈無意乎吾黨小子哉正夫常稱學

議讓未遑乃不得已於父老而許之爲受徒數人
屬太孺人捐館舍積至數十人攝哀臨藝是歲省試
得中鵠繼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謨者二人顧濟南
諸生則業謂禮經多不受受宅經正夫各爲持論如
其家家不能難然亦咸得以舉大誼如是者五年余
晚以駒事正夫問詩數篇所受經卽嘗聞之張先所
者蓋正夫結髮與余事同郡張先數年以家世故卽
更宅受禮云明年正夫起家以其官入說經學 裕
王府中矣父老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業
乎卽中廢何以報檢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檢討之

相爲二三弟子者不愈益亡已時 國家設科射策
二三弟子視以爲祿利之路則然矣莫不以朝受學
弟子員卽夕劾高第取右試官耳吾業旣與恬然爲
此而又勸使勿亟其孰信焉故使二三弟子受學身
自致當世吾猶人也劾高第取右試官予安能知之
卽因以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有寧中廢報我而
已一以躁進使自致當世何不至也畔師孰甚焉吾
所願其大者受經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卽若許氏
劉氏諸兄弟以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
檢討且八年亦旦夕遷耳又方今文章之臣欲然在

奧突之間簞席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居宰相位一
何醞藉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於家猶曰今
朝廷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
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何限吾幸得請歸與二三
弟子相訓故說經誼以增益不能游息卒業庶有用
我往以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雖承自致以
劾父老然有不可知則以檢討身爲揖遜猶未失爲
是也身爲揖遜而後乃今巖然總五經之眇論鄉唐
虞之閑道以陳於 王前以爲

聖天子主器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難而懸之而

實使自得之其相爲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從
知之也在昔有漢旣以元成爲淮陽中尉而孔次孺
尋以詹事遷霸世大儒忌爵太過懼德不堪又何推
讓君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不得由是矣
聖天子方曰隆敬承之緒以有事燕貽天下自主器
所有宰相自儒臣所爲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推
讓卽 朝廷用檢討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備侍
從守師傅猶且推讓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將愈益
勸豈爲中廢無報乎父老幸歸報二三弟子也

爲太恭人乞言文

不肖年九歲爲迪功君遺孤太恭人年二十有八歲
襁抱二弱弟稱未亡人祖母楊暱於前子憂不肖暨
二弱弟長則當薄其產數不子太恭人志也太恭人
卽傾篋中一勿問之唯朝夕糊饘粥是命曰彼豈謂
未亡人重捐生卽不忍此二三子買買食嗟來食相
與僕華轉溝壑也地下有言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亡
人其尚有辭矢靡慝唯二三子焉依祖母楊持太恭
人愈益亟顧若新婦太恭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癰
且潰太恭人溽暑身自浣滌傳藥底革而豫宗黨無
不難者蓋八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然恒以夏羹

失諸君子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卽屢髮如
何異也先是有誚不肖不能力穡服賈者兄嫂意難
久居矣遂廢箸出各僦別舍太恭人所分貲僅支朝
夕母子惻惻相哺也取濟西田自灤水用易岱畝元
年三什租季年乃什租太恭人泣曰吾寡且不有秋
何賴哉因貸息沒入富農遷廬學宮傍屬不肖壹讀
迪功君書伏臘行經師脩脫簪珥取給焉不肖奇蹇
罔所掄錄又家徒四壁立太恭人困於女紅最辱泝
澣勿恤爲之指手至胝龜率日一餽卽再殮必鮮鮑
二弱弟在窮閭與傭保雜作自賣奉菽水蓋七年不

肖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致精養比旣稟有儋石儲
太恭人已戒令從游士貧者覲勿用篋矣二弱弟固
猶曠不有室里婦約結縞者竊隣窺之莫不中輟采
謝絕謂何可棄女於是也庚子不肖始應郡舉甲辰
詣 對策以第次晚得補司寇諸郎時與二弱弟撫
諸孫稱觴堂上太恭人言夙昔事未嘗不輒泣下罷
酒也無以二三子不易至今日哉則唯大君子有賜
言

戲爲絕謝茂秦書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帷婦人而笑之爾猶能涉漳

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蒯緱劍令
主家王先丞斷席與爾別坐家監乃置惡齧馬爾邸
中輒怒馬使踈於庭踐溺沃爾冠亡何又遷爾於傳
舍使與騎奴同食傳舍長三投爾履於戶外豈其愛
士而執襪躐足以游居替年傳舍長遷爾於僦舍舍
人責爾僦僦也若使爾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
曰有君子眇而躁視事左右必得志然吾憚其爲人
也則爾旣已謁我門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
客寵靈爾以薦紳先生出爾否心蕩爾穢疾元美偃
蹇我實屬爾時爾實有豕心不詢于我非其族類未

同而言延頸貴人傾蓋爲故自言多顯者交平生足
矣二三兄弟將疏間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
問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爾乃克還無害是
我有大造於爾也不佞守臣以敝邑在爾之宇下不
治執訊爾爲不弔跋履敝邑不入見長者我先匹夫
爾實要我辱我臺人殄置我不腆之幣於塗張豚僨
與皆翳俱裂曰昔在長安邸中殊厭貴人曾爾一守
臣也爾何乃去趙王邸中旣已釋憾於我我以二三
兄弟之故猶願不忘舊勲于爾爾且以敝邑之頑民
行而卽長安貴人謀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

不克逞志於我敝邑福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夜逸
爾利吾失國徼福于二三兄弟曰若不得請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我其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我
從事獨賢則是爾之詒我肆也我與元美狎主二三
兄弟之盟久矣爾猶是橐韃鞭弭在左右與吳生徐
生周旋中原不能一失相加遺我是以大不列爾於
二三兄弟爾亦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同好棄惡復
修舊德我尚猶未憚是以不報爾又不祥惡聲滋至
我祇役大行稱詩二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
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爲妬口者爾有二心於吳生曰

稱詩如此他何用糞土爲吳生固甚憎爾是用告我
元美惡爾之二三其德亦不告我曰眇君子不得志
於稱詩女則使然今日之事我爲政昊天上帝虞九
歌周二雅余雖與于鱗出入余惟利是視不佞惡其
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二三兄弟備聞此言是
用痛心疾首二憾往矣不腆敝賦一聽客之所爲唯
好是求爾若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徼亂則我之願也
爾若不施大惠于鱗不佞二三兄弟愛才久矣豈其
使一眇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淫而散離
昵好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

擬秦昭王遣齊潛王書謀伐宋

秦昭王使人於齊潛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問宋所爲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爲祥乃爲禍先是有雀生驪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轡臺於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

其佞臣田不禮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旣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蔽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瘞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瘞於面旣成謂之曰旣微且尫爾居徒幾何吾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頤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汰於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爲人所搏不愛顰笑乎乃

移時去韓王咫尺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其臂
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何得更擊狗馬西
走王豈猶以秦爲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
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
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爲趙
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烏喙鬚麋髭頤大膺大胸冠
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翹翹黃金師比綬
不著紱綴以絲綈命曰仇王惟肖揜鼻而過楚懷王
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爲從長至函谷關然無奈
其以淮北之地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

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爲荆蠻置茅蕪設望表與鮮
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
危欲爲朱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
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
異鼙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
亦泗上諸侯也卽折鉤之喙足以爲之何可不使備
下執事乃復爲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
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爲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爲籛
籛至今不殄也曰者趙氏襲衛爾跣行求救於魏今
其勿令加鳥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頰權衡犀角偃月

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冢出文公之鼎彝椎而輸偃偃不知也亡何惠盍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鴟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僵於臺下偃曰摔之曰尚佯僵邪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亦鱗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

哉此孰與雀殼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羣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矣羣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寡人象仆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臙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卽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樗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爲樗里疾血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癭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雷大宰

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卽身屬纊韃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備人鬪而曰我必勝之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皤其腹者如爾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二子趣走唐鞅旣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缺其脛矣而偃者至使人止偃者曰是其脛肩肩何爲者哉置之轍臺之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温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乞歸公移

切照本職猥以草茅叨蒙

聖恩擢爲進士歷官郎中知府以及今職未嘗不誓以犬馬之勞答稱萬分之一卽沒齒不敢自棄於明時者矣奈何瞻依盛世固臣子戀主之至情而諱疾曠官尤臣子不忠之大罪本職不

幸賦質羸弱調理失宜到任以來所歷西延平慶等處往還四千餘里考過府衛州縣生童六十餘處自夏徂秋忽成泄痢以致瘦瘠頓發肛門突腫坐臥俱防下血卽多元氣日損醫生在某等投藥將至百帖迄無一效再念本職校閱微能非心力無以自效而頭目眩暈卽臨卷必至失常况開科孔邇求賢大事一有謬誤人材所關命在旦夕實爲狼狽合無憐察本職迫切至情萬不得已乞爲轉奏俯賜休致使本職得以殘喘生還仰承聖恩之高厚卽雖終無圖報而感激難忘矣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九則安錯大氣焉舉幹維焉繫隅隈安處谿谷邱陵山川多有何所刑德何所牝牡厥上左旋下焉取夫右轉清濁攸判夫何墳何行何得以寧今孰發焉何致以位今孰措焉何四極之相屬卒其異方雍何傾覆豫何逢長南北順墮孰知其里胡遵迹旣化而厥壤爰止廣厚何坼儻忽焉合重夫華嶽匪載匪沓陽伏不出厥出安居陰遁不烝厥烝何如穀洛何鬪何神爭明梁山何朽何帝不饗子晉何諫后何庸伯宗何告后何從氣何以復何所搖政胡臣事是修而

代終以慶

問華渭諸生策

問潼關於殺函其猶重樞也在昔疆秦建瓴山東注如決雷每一出兵割地効賂有若俯拾山東諸侯合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爲解則俯仰之勢異也今天下爲家

聖天子封域殺函不異宇下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虜憑陵數入寇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河玉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卽有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采金鬻鹽亡

命之徒以爲有司者難扼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鄖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而稱屯灞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李淑人大節解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旣贈太淑人掩於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幽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入者備矣屹屹乎大節也哉方其夫以永絕弱子在抱亟

海鏡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低徊於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廢不可知
若將置焉而旋復是顧業以黽勉孰與效以大畢之
爲成仁也量力訂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
未之卽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勤矣惟茲子遺瑩瑩
在疢疾疾用勤切怛惟勞卽庶幾將來瘡痛甚矣而
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毀體自絕始爲
慘哉瘁矣壅閼值鼠憂不陽如在晦冥視聽元黜
雖猶託於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
爲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
幽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

得舍也難乎其爲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旣
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惠
逝者拂亂煩寃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於殉葬善後
優於捐軀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
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蓋亦其質
固有之旣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爲
潔而益示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爲行也光昭有家
泯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
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
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

不可移殉葬自竒立孤自正溝瀆之諒匹夫一朝舉
之矣又不然非其性也勤瘁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
以撓之乎貞矣激於始絕而衰於已事與操具而身
亡均之失其半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
愜不解於慈非以爲功而理自全故至於今無間然
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
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脉以支神明
之甯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爲御史時主課天下
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
歷三臺大績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
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題太恭人圖

攀龍家有太恭人四圖先後出示家人其一則相視
謂曰豈爲太恭人其一則競謂曰當爲太恭人其一
則不時謂曰是爲太恭人也其一則杜氏愷所爲圖
杜初爲圖家人各言所以狀無不曰有所似太恭人
者曰而移之第二圖家人又言無不似太恭人者今
稱杜氏第二圖而前三圖廢矣乃余以杜初圖似矣
及第二圖成卽初圖輒復若無所似者由是而知有
所似不若無不似者之爲工然必相形而後真得焉

可以無似無不似而術神矣古賢母所具列列女傳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漢圖休屠王闕氏於甘泉
宮其子金日磾每見之涕泣然後去史稱程侯篤敬
非其似必涕泣之無從非其似必漸衰於每見非其
似必不難於去之何以潜然不能自己輒不得以禁
中爲解乎余見太恭人初圖蓋儼如也見今圖蓋依
如也太恭人稱未亡人四十年孰與程侯侍闕氏爲
羈虜痛哉乃述今

天子賜命服稱太恭人二十年歲七十猶尚良食撫
三世膝下其日且未艾彼卽七葉之貴何以易余哉
是故以余從其依如者而後知杜氏不可以一技論
也

王氏存筭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
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
於繩墨卽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
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
子長所逡巡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
爾奈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卽
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

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于長之爲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往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卽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即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
 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
 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
 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
 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持節下士而士益以此
 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某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答董學士用均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即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
 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
 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
 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
 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持節下士而士益以此
 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某

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此部時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它實無以自見卽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爲之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之治是豈獨爲愛某也頃當淫潦爲沴自京幾千里葶路蔽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子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不能飭厨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旣無莊助吾邱壽王嘗爲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卽某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揀荒而某拮据爲甚官無蓋藏仰給隣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一往庶幾藉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再與董學士份

日某入計執事吐握延之則之邑執事屬且舊校士

海漢集 卷之二十六
之命而重辱貶某一郡國吏奈何有此於執事焉大者不得一日私竊出門下次者又輒去不得謝無以明執事所禮遇某者然而猶且不亟奉侯則某積愆自畏耳不佞誠自分一邑足矣乃月朔得除目則以某辱今命某何人而有此於阿衡大臣也既以私竊念之其唯執事夙昔薦寵某者無乎不至則伯樂一顧之力爾不然豈其不佞如某而天幸至是乎

報吳丈道卿

不佞日與諸生竊論執事命世無疑莫不私心若就見之而鬱鬱至此不理衆口俾有淪沮之嘆命邪不

後領郡趨役爲疲饑饉荐臻因之師旅何奉職無狀也盧廣平嘗扼腕爲某語使執事節鉞開府天子何憂胡也知己者敝邑雖所謂一州如斗大卽今無貴客往來猶可閉閣臥則又奈情氣何哉此其計有以解纜去久矣不然夙夜用勤顧復碌碌不中所期豈成其爲報執事

答汪正叔虞部

契闊不奉嗣音今豈胼胝爲勞也改歲聞足下在桑乾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巋然以梁上獨存也審是將無令僕病悸乎風塵下走有人乎繆公之側明年

上計京師爲十日之飲與足下大攄肝膽解綬去矣
其在骨相足下視其情氣凌人豈爲暴貴者乎時者
易失卽足下雖有同室之鬪不可三日不見元美也
子相名卿亦諧夙好足下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
人哉弟辱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郡邸蕭條其於高
枕唯日不足主恩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
下前

與李比部伯承

某雖薄劣然念足下久要卽甚不忘日以元美輩褻
然爲文章家稱首某則自不欲伯承出乎其後有以
激故从爾苦無他也每與元美言何嘗不伯承在口
今纓纓伯承不安西署急將生議及又不欲伯承暗
投以是爲切切惻惻其意也尚不以厚哉里閭狂士
固本朽爲期所不合執事者如此不敢隱矣

與李考功价

某不佞蓋自與梁公實爲同舍郎卽聞南海有執事
也日以入計宗子相又亟謂署中有君子愛某者
某知其必執事也乃某僻夫雖郡國下吏乎其執
事矯矯一不麗於世固私竊慕焉幸以辱謁者而復
儼然臨之乃某屬駿奔走不得旦夕出左右則安敢

不唯其意氣爲恃也

答王寧波崇義

某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塵中爲五斗米罄折道傍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臥溜澠之上也

與馬侍御

駑劣二載于茲奉職無狀卽幸免紀列其罪已足矣不然置而勿論猶爲不屑之誨今何至登之薦章而重以獎命使某慚不敢有終於自棄之心乎亡論爲九邑爭承一疏貽千百年不報之利使自某以往坐

紆拮据之勞爲甚盛惠也卽所與屬吏未嘗不以禮相假含宏而埃其改過豈爲易及哉則某不爲不遇矣則某不爲不遇矣

報鈞陽馬侍御

某不佞爲郡無狀而復以遷法則免於疏列亦已足矣乃執事顧追而獎之以寵於父母之邦其所采稱又皆某片長自信者何至辱知遇如此也亦惟我執事激揚百寮不佞有某亦在不遺則凡以剪拂稱佳士者不將以不出其門下爲不幸哉

與樊侍御

某狂愚爲郡無狀值將上計持者甚急執事數語羣心沮服旣已入覲頑民後言執事大畏其志而反側宴然矣顧猶某所及知者也它如含宏埃其改過包荒勸其自成凡使某得以遷而不肖之迹得以掩者豈能萬一盡哉不然擯斥矣又不然不理衆口爲累多矣豈其不安其位於前而有今日也某固有報之德於執事者如此犬馬私情蚤夜戀戀而執事埃役復以某疏之剡中何愛人無已時誰令某追懷往咎抱不測之懼而惴惴幸免以善將來者非執事乎

報賈守準

風雪之夕孟津邸中綈袍戀戀故人者兄耶某數年辱同舍之好察守準者備矣雖德氣素甚高卽一言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不佞如某江恣四出顧無異視骨肉此其知遇豈時俗見乎某有心卽一值守準哉未嘗不縷縷所爲我聞有命者無隱也宦迹不居動輒如新守準寧能捫舌不念某乎以大庇入關校士且三月惟地之杌隉亦惟某其尚有戒覃懷安堵亦惟某有守準賴焉

報靳子愚

某不佞既已辱此役於大賢之後矣爲德不類以貽前人羞將奚賴焉然而執事畫一示我者昭然在也某豈敢謂終能躬行君子亦惟是識其小者以庶乎寡過爲幸爾旣蜡則二吏者以執事手書至某方且日夜東望晤言爲期以竊寵光百惟面命今豈其不屑而車駕出涇陽屬有宅不得輒候道左謹遣二舊豎往御於蜀以當下悃幸叱之矣

寄宋接察

某不佞辱惟夙誼心竊嚮焉以白淑艾久矣而執事者屬領周大識方于時胡越匪茹簡書可畏而不出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事爲人也卽不取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汲長孺之在朝廷而造士蜀中爲壯遊邪不佞亦旣祇役三秦接壤大邦咫尺德音愈覺形穢矣不知鴛情何以自致惟執事者有以教焉

寄邦孝廉

某不佞卽雖栖栖不自止然窺於去就之間得足下焉可謂狷介不變塞之士世之君子居則曰吾有未遇耳彼何爲逐逐爲富貴容也非必臚仕卽且與計偕見有富貴之形已先泊於拮据而執事獨自堅也

海濱集 卷之二十六
間有不自制則名為求仙以澹其心如執事者豈不
善學原思邪

答南宮楊侍御

曩過覃懷屬攬轡境上以存問腆渥寵光載道抵今
懸謝為感可知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矣乃見有
以才取忌高足如公而沮於無妄之毀者生又安能
自謂昔之拂衣非計也

與王中丞廷

某不佞再辱使者下存有致歷焉唯是 天道既變
日月遷矣而孤陋未已昔人云門一以杜其可開乎

則某之謂哉藥餌自將舊業為廢發春綜理當有以
請不復敢以拙為解也恭聞公子先生借計北上
屬目大敷治安之略以報 明主取甲第人將無不
曰是中丞之子也以昭濟美而紀世家不已為寵耶
某乃有以陳踴躍之心者亦唯是矣

與俞大叅

不佞讀公所貽遼海集者今且三年矣每至登臨大
閱諸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遼海與醫無閭越在塞
上而公以守臣開幕府其間時時治軍吏張旗鼓耳
目所習即安得無令神氣悲壯乎千峯當鏡出萬壑

海濱集 卷之二十六
入杯平斯已五言之佳境至如五路雲霞連海氣千
家砧杵奪邊聲孤劍長懸萬里心陰風一望盡湖天
今之作者安得多見此句哉卽漢省春風知視草庾
家明月想登樓其俊逸亦與韋柳非伯仲王允寧所
論豈或於遼西曲巡方諸絕句有指邪若然固自有
縹緲竹枝之響正無害乎總統之才龍蛇之德矣

報亢方伯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
杜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至使海內一
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干旄之私不佞

亦復不獲望見顏色受學清燕徒日就於孤陋奈何
免自棄之誚於長者惟是必聞其政竊自淑艾以安
堵餘澤而高枕田野此所爲賜不可使知之矣不佞
日爲郎時嘗過殷正甫卽相與誦足下以至今日幾
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惰輒辱不鄙重所委
命不及面謝不敏率爾屬辭極無以掄揚大夫人萬
一亦恃有嚮往我公者三數語其內可藉以起居而
已然才已止此幸笑而置焉

與謝九式書

僕也惰夫何足與言詩而辱 足下誼甚高卽未能

海濱集 卷之二十六
一和已又亡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
錦篇經緯繁密直奪七襄之妙者絢然盈目何以得
此於執事乎然不佞聞之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
不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
者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有所必不可強與其奇也
寧拙漸近自然斯公輪當巧而不用者也此或有當
於足下哉郵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
材盡技矣假令改轍乎康衢之間何有於一日千里
也然後乃今芻蕘於足下雖謬不恤焉

報楊孝廉

曩不佞叨守貴郡奉職無狀屢搆讒口幾於中傷極
賴腹心幸獲無咎至有今役曷維其忘蚤夜以思所
爲報稱我足下美意者已成率爾悔何及焉徒有能
知足下於形跡之外而不奪於衆論卒相與人要爲
無失人之誚以遺恨於今日此所不負足下者耳向
令郡中無賢不肖皆謂某愛我而國士知足下者無
以自見雖崇虛譽何益哉今日而觀足下瞻焉東顧
儼然以臨敝廬未已也聞謗若自膚受而愬之恐不
能家置一喙未已也有可以託不佞者無所不用其
極未已也越在數千里之外遣使而問未已也厚矣

厚矣此某所愈自慶爲無失人之誚而因以益悔率爾無及者矣僕辱今役足下所察干時秉銓大夫甚不相能於宗子宗子不安其位之勢久矣豈暇爲我謀乎然某自省菲劣殊爲負乘乃冒進不止延累舊好耳近信老母寢疾乃某復去膝下數千里之外乎而苟祿爲也

與楊二守

不佞待罪貴郡數得聞過足下相爲之力唯宏未能圖効至今銜馬十年自廢復再慢遊軌作故態深恐長者薄之姑信所自止耳入賀事竣東還視母計

當馳候而足下翰諭臨寵矣向令壻太學遣寄誥命時得起居五年于茲不知足下之懸車也幸無恙大才終自有奇遇如譚公者則足下用其所未盡有日矣此不佞且愕且喜所扼腕於譚公延攬俊傑之士不忌其多取者也此公神清性恬動符妙理傾朝注意仰止勲勞旁及元旨用助精心裨補深矣足下念之不佞淺夫道聽合契此公足下因以迭相授受乃所大願不吝土苴以示舊好跂埃之至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惟附驥兼始視事同舍之雅重辱高誼

輩鮮儷焉蓋猶及見冢宰許公所試足下奏疏扼腕
時事侃侃骨體之風以今觀之登臺攬轡澄清西蜀
稱名御史惟其有之矣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爲
壯之與有寵光何可極也

與青州杜使君書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自棄以來日遠長者頃惟干旄
之寵儼然辱而臨焉所謂從天而下矣其惟鄙陋仰
挹風裁竊幸何如聞公秉筆郡志不佞四境之民也
方且庶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聽詢于芻蕘無亦
以王公則嘗謬交某而屬非其任所不恤邪然公命

之矣謹輯數語以示某雅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
無由而因以冒僭踰之罪苟堅制作君子之意笑而
置之無恨矣若所謂序則亡論某不敢以不佞從它
郡中奪諸賢大夫君子權卽諸賢大夫君子所爲創
議興修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蓄之耳目亦復待
此而後發又所謂其事體則然哉愛人以德是所懇
於長者其憐察焉王公雄古所著述可收之藝文者
似不但所寄二碑矣

報青州杜使君

再辱下存寵光巖穴伏讀郡志厥績卓然一方文獻

實公肇造可謂不朽之業千載一時每與聞大政仰止彌殷郡士大夫家傳人誦何以躬逢其盛也不佞如某苟以塞委命已矣而以廁之方冊重惟顏神城記廣齊謳行并蒙謬采以私所好卽累全書有所不恤旣已形穢然以附青雲之士喜愧交集矣狃於售醜更述爲序庶幾圖報雅意不知其笑而置之也

報顧給事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下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爲至今不錄乎奉睹疏草首言曠蕩以承天休何大賢愛君之度卒抑

邪佞指斥王巧又何諤諤國士之風然不知執事論學狀知爲廬陵毘陵二君子所自友也出則王臣居則聖修大政方新昭茲求舊安得復謂無得而稱焉而願少須臾爲解乎不佞自棄越在田中念無以承大君子聲氣久矣安得論及千里之外而寵以紀述以重不習豈謂言公北學所嘗與多齊魯之間之士邪不佞之與論學實不敢知然而論學美名肇禋盛典均之不可不具列而借以答賜命云嫌以孤陋自請寧笑而置之矣執事幸憐察焉

報劉子威

曩於張仲子帖中睹所摹足下者之跋數語也文翰雖吳人固有乎而此獨不常矣重玩佳集則足下以才自雄潔而彌豐計且欲立埃壙之表坐覽千里不遏之勢有裕如焉其於不朽乃稱盛事然體裁各率所自至而風尚不可不一論蓋曰漢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廢惟唐中葉不堪復入耳見誠是也於不佞奚疑哉佳集取材班馬氣骨卓然古樂府等書興寄不淺固誼一洒凡近動盈尺牘乃旁及章籙靈異自賞不能輒止豈由質之華易而由華之質難邪未聞罄控九折之坂而失馳康莊者也安之才患不自雄耳

以余觀於佳集官知神欲亦在乎熟之而已季昉壯麗相敵唯帝作對必能懸解字爲句將句爲篇宗古詩樂府小而辨物唐之律絕瑜瑕較然務工所明無逾其似斯藝苑之致矣惟是大方以先固陋敢僭意焉庶因駁示得所適從不勝大願於足下也以弟婦不淑匍匐竣役浹旬病憊殊稽報使不次所言序文殊穢佳集幸笑而置之矣

報龔懋卿

先別計已甘此寂寥獨奈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塊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爲郢人質邪勿謂夙昔之

海濱集 卷之二十六
驩呼罵局非數也入夏內屬備所爲疾呻吟發屋外
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于城又奈何今歲爲田強作
解事顧有獲倍諸老農家黍畝七石酒本是足琴書
靜好杯勺之餘攬持小豚犬於膝上唾籜溺簡不知
其不可也克懋視余豈不 聖世一逸民之放達者
乎八月間 幸太學克懋觀光值茲曠典勉之必捷
秋闈南海之羽出疆而後珍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
殷少宰亦謂克懋 廷試褒然爲不盡一等之首
以付天官藻鏡愈精矣

答顧天臣書

不佞得望見季狂而披所著述豈不一儼然吳中名
家也而生平推重卽惟元美一人如所云立言經世
力挽文體不一而置未嘗不纏纏若自誦也卽何至
如茂秦生遇不佞不仁之甚也謝之見遇於不佞者
季狂所覩不佞何負生而見譽於諸公乃至事已旣
白而薄生者遂以不佞藉口不亦左哉幸而季狂承
辱敝邑至今不佞得籍以居間而自明乃來論輒恐
不佞猶尚以前過終棄生季狂此其誼豈不甚高然
奉使三秦時已許見諸新鄉從末減矣近復閱其老
而愈悖三判其詩筆削不定何肯更念舊惡也獨以

海虞集 卷之二十六
既得茂秦之謗而不佞之厚益顯季狂居間之力益不可忘矣

答李伯承書

日聞解郡良久自失奈何伯承亦復坐及也以足下重名無終困理卽杜門卒業効不朽一大事因緣又奈何乎伯承辱惠新集洋洋雅音是盈病耳暮春者維我二人握手天門日觀之上信宿道故東望吳門品目中原諸子沾沾自快無已南謁孔林振衣金臺可論昭曠之致伯承能無意哉昨謝叟報詩能邀令從游否

上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而又急於愛養人才不佞如某自廢之餘人難倡始公蓋謬以葑菲疏之薦章爲羣公望使某有終不敢自棄之心以有今命一顧之力豈其微也不然一大中丞所臨豈少諸賢且達焉者而某乃裊然在列此其寵遇何能忘之某甚幸不徒今命而獲出我公門下以耀多士長鳴乎翦祓之德者蓋自歸誠於其所由來非誣矣晚謁復不能繼見重賜使導跬步鈞慈乃知公之愛養人才旣已薦之而又勸之令樂於行以終前誼必

海濱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効之國豈但吐握之節哉亦惟平成丕績既建百世
之利胼胝自慰天下人才幸甚某不勝私願矣

報劉少司馬

某不佞汗不至阿所好惟是 朝廷大計其在于今
獨倭與虜耳自公一人左顧右盼身掃平而填禦之
南北倚重功蓋半天下焉豈其微哉寵光門下之士
而某誦義無窮時也賜示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
閎廓深遠老成謀 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
可相聞其力由是也創舉三章蓋慮或有異見則公
之心可易言邪然已辭詳法具足服衆論加以夙望

歸然就盛則雖某愛莫助之而識者固豫卜公泰山
之安與 國偕休矣不佞自廢越在田野孔邇干城
幸蒙餘庇又奈何不忍一日擁篲之役吹噓及之不
恤自累其明於公卿間何以仰答萬一於是也承命
爲序拙陋無以奉大典籍候起居云爾唯左右笑而
置焉邊政方殷多祉自慰

報姜中丞

某備員三秦時嘗校王大司成文集睹所致我公浙
中書掄揚平倭之役颯颯如也旣已扼腕壯之以託
于大誼自喜尋乃儼臨東土屬不佞越在田間守其

涇涇之好不亟請見長者自處鄙薄至今恨焉然業已自廢殊愧鴻儀之美仰唯不校邇者辱庇起家浙中則我公分臬之地也成法遺愛榮施後賢方具是矣父母之邦莫尊于大中丞而鄙薄如某敢望顏色然大臣之度浩蕩撫我不可不知也無亦託於大誼且三十載寥寥可念乎至若某之鄙薄斯置之而已

報羅侍御

某不佞十年自廢人斯置之猥以薦疏齒錄 清朝維時我公望重臺中秉持士論乃某獲與翦祓之末而有 今命出按東土儼然尊貺腆惠稠疊遂使不

佞挹承風采用慰嚮往之私不勝大願竊以自出門下爲幸矣

報鄒督學

不佞越在田間業以自廢十年于茲未嘗敢見長者曩以妻氏之變則執事儼然辱而臨焉乃某獲承顏色賻惠繼之愍念至矣尋以尊庇起家浙中猥賜燕閒祖席相命何以有一於執事乎不佞菲劣徒益相形耳執事乃復誼超汎愛廣衆之中未嘗不過意私與雖公不言而哂哜可識也裒然文宗世傳道學不佞竊伏淑艾久矣今何幸瞻言自致也

報龔克懋

許毀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豈有妄意於世也起而應運數之會輒不自量以犬馬未填溝壑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倏去倏就三仕三已如調世然不爲造物所羈而行藏天游終焉高引以身寄之卽不佞不恤矣所卽命駕之浙蓋爲當路所以處我者之地小觀後命徵夢卜云爾除目如雨不佞乃在積薪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爲陽喬所謂無因至前且然且疑將收將棄久斯玩玩斯置矣而後不佞得以絕類離羣埃諸來者又奈我何不佞難於處以是爲豫待也此唯下悃非懋卿知我而信我者不使繁聞不佞乃今一以安焉興盡而返耳

報吳道卿先生

某輩自以狂簡嗜今之俗郡守不復致士而士亦不復附焉每歎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矣間聞廣平盧公拊髀當朝又未嘗不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一方國家何憂胡也此自時輩所雅推重先生者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家超異取忌羣流不盡所長萬夫失望何也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乃忽有

此小草渡江日不忘作秦中故態歸返田廬不自知其不可者獻歲走謁諸院且圖起居丈下而使者儼然臨况矣惟是長者之請猶限於舍館之私而寵諭之頒顧早慰乎摠承之願爲甚幸乎伏讀寃錄有如天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耳

報吳濟南

念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以薄羈畏人兩過函丈而不敢入則官之爲俗物可知矣雖翁愛我意已及此而示衆以譴劣之形不肖亦不能自逭其罪也然旋役復以疾作未堪摠承不

獨薄羈之畏人者抵省百冗愈增情氣視昔十載偷安不能奮飛矣向見三長兄英才雅質均之大器鳳穴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干霄翁撫之膝下經學相難異聞互發家庭之美堂構之樂快何如也孫輩留神推步餉以珍果使預含錫之慈加于骨肉曷敢忘焉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則私竊念之大賢疊興當自難乎其爲後也乃足下高才復與羣從兄弟嚶鳴聯翩益光來胄則三朝一世家矣直暇詠言

輒蒙不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今安得其人焉而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上劉中丞

曩以天不誘衷深獲無禱之罪於大父母至今十年杜門怨艾每一及之汗背無已旋臨東土用秉大憲不卽髡箝重遺腆惠不勝處厚領之赧然承乏于官道滕之野始知鈞臺以大中丞入 覲遜館自避恐觸斧鉞之威徘徊未卽伏謁然自視以薄受責不勇尋亦悔之矣茲者車駕之便正其肉袒負荆之時而亦爲公前驅之地復以海檄事嚴自失其會有終不

得請之恨惟是不勝大願少垂夷齊不念之德相與自新而棄前過非敢曰附驥之私且三十載寥寥可愍也不校者安於釋然自訟者苦於不置卽包荒之雅重愈著而不肖之謬迹常存矣無任惶悚馳戀之至

與劉憲使

奉委淡旬不勝卻戀長者之甚不佞猥以同案之誼託隣庇德用紆內顧所愧菲劣日出視牘動輒滿百安能免戾耘人之田殊畏鹵莽蔡公近報何似肯爲守促之否

報主給事

足下出自著作之署諫議金馬門既已聲動朝廷
用是文雅高謹懷我同好斯天下願識其風裁矣攝
海之役畀予歿殷尋以及代下情不盡請益辱示佳
篇把玩忘別輒有和章少見嚮往幸卒教之元美起
憲河南具疏力辭吳明卿今補高州五年一郡復爾
投荒是爲兩公出處也

與胡大叅安

蓋足下旣以岳牧於衡之陽而不佞亦領郡畿輔以
吾從計吏之後朝夕繼見也乃今十有三載矣攝海
之役則長君柱史儼然辱而臨焉候諸道上持禮甚
固通家承之殊爲異聞不佞奈何敢於外夙誼而愛
藩劣令無以著象賢之大也適按甬東耀我軍士行
聞是求使者有命顧前已補其人矣尋當它請仰副
至意

報鄧令

蓋旣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以爲壯哉縣也令
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謁郵亭則不佞察其氣已足
以勝之矣舟中數語更與所圖上方畧相脗合俊傑
之識非爽也八章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填一

臺以柔遐邇大體具是矣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
新進左武自尊之淺見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
預防未然之遠慮所以懸絕乎潛奪行伍以苟目前
節用之微名者自知未叶羣議而不以嫌爲解諸子
所不及也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閱
視而使大勢在我耳賢不由是哉錄致諸編畫列明
楷裝輯整麗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
不任望蜀之意云

與徐少府

凡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之能官比其矢志斯衰矣如

之一旦棄養而卽不祿又誰不愈甚其積憾之心此
一時也能官者之諱言詩亦愈甚矣唯公盛德不以
副使君之言詩而疑其不能官以矢志棄養而卽不
祿以爲憾焉而顧爲裝橐乞元美序列而更以聞諸
不佞拳拳將若寧不能官而此不可無傳者唯公盛
德迥異凡人之情而所樂有賢父兄者也不佞不任
感羨奉命唯公盛德益敦天性爲孤孫孀婦之庇是
懇矣向過蘇州元美序列已具集首亦復拳拳孤孫
孀婦之託而况唯公盛德乎

與郭方伯

不佞奉委趨役惟謹八月二十五日抵京九月三日
以臬司入見 帝十四日則章畢達十八日 陛辭
已於事而竣矣是役也日惟辱命是恐黽勉自效非
福德之遙庇而指授之素閑何以免大戾而貽主者
羞也此無他大宗伯自以一時大典禮儀不與簿領
是承日夜伺吾二人者至則三晉已稱方面之使而
陝以西繼之江左簿領因而懸笥不進遣紹歸請觀
望中途乃知公識大體不佞咫尺 天威屏營爲勸
所不恤矣唯公私厚發篋用覲始知中有深藏迴出
常愧用心之密若躬自急且愧且感曷維其志盛舉

傾朝節鉞孔邇不佞暫詣濟南一視老母先此起居
用報竣事慰長者之永懷并陳謝悃新春于役面布
不宣

與張大叅

不佞甚陋自以奉長者之寵計欲處知德之列也乃
足下誼甚高不佞詣吳而吳人士請焉詣都而都人
士請焉以莫不三致意于公者謂不佞同案之慶易
事而可久要以信乎朋友道在是耳不佞則申之以
劍旁星彩天表日華之句則又以莫不咄然三歎而
作謂不佞有臭味之好矣公所以造不佞而爲之重

海濱集 卷之二十一
豈淺哉

與崔少參

不佞辱茲于役三月而竣事東還視老母則公之大賜矣無論渡江而祖之武林餽贐惟腆款曲若不能輒已者之爲厚也於越跨有江海足下節鎮一方雄矣新政濯然爲創業名開府稱世寵焉不佞何幸睹之 天朝澄朗今且以入 賀行公豈無意乎

與殷憲長

先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陋以不奉長者于浙之役趨且甚焉則公實在不佞可以故人自

恃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年輩勿疑焉稱甚大惠姑勿論已卽辟衆而言時事動見千里至今一如所料不以疏而諱之出腹心相示令某得辱意氣之雅以是不鄙何以報之公蓋自給事禁中望日傾朝其於出叅外藩緒餘乃爾雖按院首劾破格待之何以盡公而至以不佞廁諸長者之側使謬附驥尾以爲某重顧以累公坐損所不恤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願形穢自忘則不佞雖僭亦不失爲知所嚮往之効敢不益勵以求比迹萬一也入 賀捐餽旣以方命不恭兼復小嫌仰違矜念使大愛不遂所施淺哉賴

鹿竣委東還視老母計春之任以謝諸惠然公已江
右秉憲矣是舉也先三日而謁相公則相公起居公
者甚備而他無所及蓋其缺方新有心哉相公也卽
公雖非求之然使當路者一切置而不問豈不獲乎
上之道乎不佞蓋述所由以相聞而非以爲公耀也
舊知政之政何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更中廢者
田間戀戀奈何惟長者憐之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上御史大夫王公書

唯是我公邁

今上改元之會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著尊國
體養一代作肅之氣以中正大觀爲當朝重天下翁
然壯之也某外藩掾屬日嚴入賀上謁西臺聽公
臨飭憲度耽耽職用儀庭爽然思戾至今念焉起居
燕閒吐哺延納一卽溫厲故舊不遺亟承枉幸未及

繼見已於事而竣矣某既以不待失辭長者未謝不敏而公之手教且及其所爲欲私之者意蓋闕如有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此於公而薦寵下輩若是乎勿亦延擊海內得士自喜若所謂王大參兄弟者其人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光靈亦自某始乎長君世胄高才異聞揚馬後賢麗澤交映擁之膝下足矣猶尚接引旁求以共永譽可不稱休休之臣哉仲月抵任謹茲報至奉牒以聞再附起居垂炤不備

上王侍御啓

伏惟天使備嚴凝之氣業乃敦仁王臣秉綜覈之權
德惟持重皇斯執法儼臨吳越之交烈彼流風丕振
東南之美旣竣省方之役江海澄清再逢觀 聖之
期雲霄傾注操冰霜而自昔受命 先朝瞻日月之
維新告虔當宁久虛侍從匪紆趨 闕之懷並辱激
揚言俟還臺之駕封章之暇飛隼旣已成威盡境而
留行驄庶其且止望高獨座暫依烏府之光寵絕羣
寮遂遠龍門之御某等不任祇請延佇之至

與殷宗伯

恭惟大宗伯之命未幾而特恩儼然改玉矣周召之

業不下帶而存焉豈獨里閭爲光哉先慈之役仰成
長者實當大事所爲附布謝悃計且垂察而奠章再
報則舉東省縉紳而列焉以榮寡母寵不肖無乎不
致卽藩臬小吏分不得與于此典勿庸恤矣揭之北
堂裊然大老銜諸首簡使觀者謂某有微惠而式靈
所逮坐被沴德當令某何以圖稱於公方晝日清燕
乃不忘里閭其在深州夙雖矯矯然何能不伏此誼
里閭亦無不僉謂非大庇幹旋恐不免其有宅公何
患乎不亮公是不自亮也始見吳師于浙中福氣索
然而持論以左所覲誠不訾今豈竟弃其身且委之

也幸而長者如公託言糞本則三十年以國士視公
者亦已足有今日耳子含感大誌次骨如某左史抵
舍彌日矣時時念長者似欲望秋旋任今腰股稍覺
颯颯耳譜例二書領悉前諾拙橐序能一留神否恐
論道無遑暇而瑣屑非所以干尊嚴矣然亦笑而置
焉駟姪文如諭錄上萬唯痛賜批擲不勝延佇請也
就正者春服綏祉不備

又

子含生寓候旣付而公札遂至一介行李謂得一諾
將嗣領之足矣不意儼然衰服之中乃見垂愍如恐

不得以襄大事者力疾筆研慨惠雄文寵靈家世爲
子孫重浹旬而舉之也再使臨祭申命用章益愧菲
薄無以仰副卽先慈不朽矣涓吉而安厝之者凡三
爲兆旣備乃豫卽某所自盡猶不能若此者非獨情
厚仁術所自適耳何能萬一圖報乎貴體就和珍餌
自輔緩履不盡武選謝啓煩以轉致內別幅并錄覽
裁統乞批示不在哀懇跂予之甚

又

承愍積釁而福庇之以大誌使得被夙愆而襄此役
也兼之奠章蠲吉若在締次老母可忘斯公盛德可

忘矣苦塊槁鬱入城復以餘冗心跡俱勞至今毀倦
始知先慈有棄孤而生人之爲苦貿貿然若不終日
奈何哉便使用附鄙私凡以告感且慰下存之誼冀
爲惻然耳春和自珍綏膺 帝眷無任仰祝垂炤不
宣

又

日所請拙橐當已塗竄卽朽糞下材極知不堪朽畫
而待罪門下者四十年于茲雖至愚陋然不可使聞
者謂門下於某一無所私也亦惟與進而令有所踊
躍者由是亦惟棄之而令無所嚮往者由是矣謹茲

海濱集 卷之二十七 四
專泗上領不怙檢發至於謬賜片言以冠首簡爲不
佞重尤所敢望於長者云

又

是日也已附起居襲生所而左史重以劉將軍託焉
凡可聞問長者不厭旦夕嗣音也其人上下之交方
淺輒欲言事以自表樹適以中疑亦其勢耳 新政
不効閭士惜之庶公憐察之矣敢代布焉不知其干
嚴如此適誦我公所示左史書致意某而勉之慎重
不肖孤擢隕餘息情僻不檢灑然命之矣何可里開
從游之士乃獨拳拳不肖孤僂焉惟恐須臾之去禮

君子哉其愛人乎惟是不忘一日原壤之誼而時使
聞之以無辱故舊不肖孤雖老四脛猶可叩也小祥
奄至音容漸邈念昔邁變日依然公實憐焉爲戚戚
于此矣屬克懋有篚視之役附言起居衫絺調飲以
承對越之寵下情不備

又

前頃陽令周紹稷者以某辱公閭里雅所指示其諸
鄙橐蓋嘗與裁舉而刊焉徑冒不明之罪是時也豈
知今日爲哀憐之交其在于浙不佞躬臨學官采察
行業科術冲雅門墻高潔趙中丞三歎於其功令而

剡以稱首谷中丞不以既遷爲解竭力挽之卽知無
及於事人亦所甘心焉師儒長物耳恐近歲遇合未
嘗有此也由二公觀之其人可識矣饘粥是計襄邱
自不惡然其待次馬角羶乳方何爲期故鄉萬里仰
哺者一十七口俾違苟祿之心兼負馮生之想
今上維新爲治小善勿遺我公體國旁求拔茅風勸
其有一物失置片技自違固公所以夜繼日而思其
未合者也其何以命之茲入 賀當聽于大宗伯不
揣先容焉賜之間燕非所敢望于門下矣頓首于嚴
願垂財幸

上少宰王公

某自廢一紀于茲日者仗庇謬蒙 廷薦于浙之役
忽爾起家不佞聞之殷大宗伯曰始大家宰楊公有
意于某而立決於王公之一言則詰朝 命下矣此
爲知遇某銜之而未敢稱報也由是大中丞趙公亦
爲仰體我公故舊不遺之意疏而薦之均以昔嘗待
罪貴郡遂有蒲鞭之語凡以成公一言立決之誼也
某無良于貴郡而顧辱二公庇護如此感愧交集何
能自己曩以入 賀亟承臨既延叙夙雅折節優異
俯循菲劣逾厚覲德旋未及任而中州之牒至矣激

切何如恭睹我公爲 國銓衡著績一考 清朝重
望傾注題才乃若下情尤其踴躍謹茲一介敬上起
居兼聞謝悃垂昭不宣

與殷少宰書

某父子所爲辱骨肉之愛非常哉老嫂淑人之卽兆
也則弟婦卒以其時其所不報乃至如誌銘告章生
色交映千載不朽卽一玉衡天光發新可使復起而
况弔祭謬恭以勸諸貴客儼然臨焉不佞父子得以
襄役持匍匐而成之禮大恩可知已然則我公歸兮
凡以老嫂淑人卽兆耳而 榮寵之餘并及弟婦若
爲之者卒以其時之遇乎屬公顧隴初情重以望闕
取道不忘搆致佳篇以慰愚父子旦夕跂予之私體
悉款備捧讀感泣何以有此所與豚犬駒夙夜北祝
綏履祚允錫福天下耳

報姚方伯

甚矣我公之爲長者乎某不佞越在田間而誰以憶
之唯是我公曩以謁補道出境上不遠數百里翰貺
相存昔則然矣今豈有爲也以庇起家適叨浙省念
當竣 賀詣候貴郡尋有此役圖効未能坐陷菲劣
公猶推敬梓之愛繾綣非常蓋一月而三饗之饒贐

踰涯教言在耳上及荒隴下寵豚犬三十年于此三百人通家未有若公之知遇也愚父子何以報之哉僕旋告至奉慰拳拳附聞候謝諸容嗣音垂炤不盡

上趙中丞

于浙之役唯公屬吏夙承有造孰不任職某中廢輒就新命亦唯公屬吏而獨委以閩鑰寄之海防用寵異之庶幾因事自見爲顯庸之地而藉矚睭其於陶成可謂曲盡矣不佞何以得此於長者無亦以某嘗附大誼必免大戾然後無忝諸君子乎然公之庇護某久矣待罪貴郡疵繆實多指摘是懼而紀列於

疏其曰蒲鞭遺愛某自考寧不汗顏公豈忘之乃爾故舊不遺爲德歸厚過與不恤也不然我公風裁滿朝廷顰笑自愛方埃銓衡以宰天下而私一不佞如某者乎聞者必且謂公所不棄其人尚可強爲善也則是莫大焉我公片語而使中廢之材唯新是圖以効知遇於萬一而勿敢淪于匪彝庶幾爲報且激且勸之道而况莫不任職者哉謹茲一介稱謝左右并上起居統祈垂炤

上李公中丞

原任河南按察司今丁憂按察使李某謹稟本職邁

變先慈仰違台候教思無斃憲特維均弔賻奠章動
出常格厚德禮下匪獨鄉私矣親也罔極公也罔極
某十三日奉柩由考城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
抵家權厝訖理合報謝須至稟者

報姜中丞書

某不佞忝承此役圖効無狀至則重接諸宗人致莊
莅而已私之者曰是爲持大體蓋始自姜大中丞而
若得其似者矣公以臺中風裁儼然秉憲不言而大
觀作肅焉某何修而敢謂比迹長者顧紀法具在掾
屬輩猶能言之卽雖未知嚮往無以爲仰成之地然

矩矱夙就由之則是某不佞黽勉從事矣日者數賜
清燕造膝而面命之者豈獨愛某哉而託後賢以善
爲可繼使相因持久則自公之盛心也輒遠摳承懼
懼大戾其斯有請於德音小僕東還敬疏報候伏惟
綏履膺寵不宣

與殷檢討正甫書

大庇以能保我子遺黎民哉順德雖稱無歲卽亦不
流離他盜來劫爲亂耳然已岌岌於多暴子弟也不
才而守一郡於凶歲爲勞何如向殊有意解綬去又
奈何中讒慝之口不才不能事人局促轅下又不欲

示不相知者以有可督過處正使他日解綬濟南當
猶是饘粥餬口始足爲正甫憐不類分定今安敢望
正甫青雲之上惟是磬折路傍以俯仰人顏色於風
塵中則某事矣

與正夫書

正夫無恙豈聞洪使君事乎昨見吳子所爲伯時答
書謂使君家皆不得生荷恩不謂伯時亦不及見勅
年也可恨哉我躬不閱遲恤我後當謂伯時矣食少
政繁黽勉自愛叢脞之餘旦夕埃舉雖今旣已祠之
諸名宦間而秦人有五殺大夫之痛何爲也哉又正

夫書所爲言經紀二勅者甚備豈亦輒謂伯時不及
見也人苦不知足某在鉅鹿下初豈謂有今命欲一
遷官不爲苟去足矣栖栖至此日抱巖齧之懼與一
二孺子妾緝蘆而處不如幕燕一行校閱鄙倍盈牘
精神自疲披咏漸廢猶尚憐伯時邪正夫將何以教
故人故人零落如此卽某視正夫愈益親正夫寧忍
督過某不令在平生狂客間乎

與按察使蔡公

凡我有浙之諸君子者逃矣日數於諸臺之門中晷
報謁然後視署未遑暇食交罷勸憊已思睡矣公方

常度自將一儀一德不佞自棄之餘鄙陋自分而相
與必禮相適必情豈不褒然一大臬之長乎紀羣從
而主之斯欲其熙然相安焉斯樂也不佞旣以末僚
奉約法尋往于藩戀戀不能就舍祖用入賀徘徊
久之感人深矣何怪乎傾朝聞問如出一口乎不
佞旣素得之亦躬值之矣三月而竣一役乃東旋視
老母將以獻春之任計當報謝長者遂具如此

又

不佞爲公守文書樂觀成功於海上者浹旬矣明燭
火于白日之後不已難乎幸賴衆心積格西風効便
而執事方叶雲霓之望令不佞得致于役之勞力疾
以歸如釋重負甚盛賜也中途數語所謂舍門戶而
守堂奧云備達此公歎賞執事入境留心者久之
今不可不疏以驗斯言矣

答蔡按察

不佞菲劣然一傾蓋卽知嚮往我公不但如舉浙諸
君子雖皆被德而三年淹也斯意氣取之耳天下之
士可偶合哉昨辱肝膽吳山之上不以某爲疏而使
與聞秘論兼優獎借當道陰庇不佞不以某爲嫌而
使俛焉自勸曉然恩之自出骨肉之誼於斯二者豈

其微乎吳山之上千秋仰止於斯二者豈其微乎

與蔡按察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久要焉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交也足下其人矣某不佞起家自廢陋無以信乎朋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于越萬里自開府作鎮三年無揚波之警得周公於海上何必中國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不任大願公其有意乎

與毛按察

公之爲杭蓋天下第一郡而稱治行第一矣又聯三大省而開府其間以坐制之使皆歸心焉而無敢推被以避此然後三大省之政一三大省之政一卽東南夫復何不虞之患乎凡此皆不佞輩借以安枕焉而不知所由者大也卒然有役一朝德之淺哉不佞自廢之餘未閑時事而識長者以傾蓋如此

與劉按察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爲鄙數千里託僚友焉得足下不以爲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與

海集 卷之二十一
寢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嚮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
知易恩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
攝于海時也日相存問使不佞置內顧而安焉入
賀之役選舟命之俾良于行均勿論已辱賜雄文張
誦中堂日爲三復獎與過情見者儼然因爲不佞此
行所借以爲重不在一叅政而在大篇矣則何幸而
有是於公平

報徐按察

不佞無補 明時久矣是役也旣廢之餘於某爲異
常之遇謂不可不一出以志感云爾亦知鹵莽如昔
中當自困有何未竟之蘊而素位高賢如我公者固
巍然就列也乃謬及不佞至此乎

與林提學

不佞之於是役也見蓋多長者以莫不及公矣豈敢
私焉而賢人之於天下衆莫不求識之求識之而不
得必求知其所在以致嚮往而卜其出處以慰其比
德之願而况日以寮案相觀法大誼如貫者乎各用
簡書動相伊阻所恃是心而已朝政方澄講業未輟
大省多士是宗是主公其勉之

答王憲使

不佞孤於中州秉憲之役卽雖不敏而所願大賢相承以蓋積愆者未敢以哀毀忘焉顧何幸乃辱故人如門下者乎喜愧交并不知其所自託矣兩奉雄篇泱泱大風唯公高才視此末技搦筆過之所願嗣音惠示時借顏色必不負讎言之報也謬承查公推藉加以門下蔽愛卽鄙拙見以爲可耳其在某蓋嘗內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查公丰標清粹不逃賞鑒儻再卒業門下所就豈但此也時念不佞嚮往同之其爲友誼篤施高致君子之情尤爲銜遇其傾倒門下從可識矣許史詰於疑口而心跡未雪得

無不遺憐察否吏旋附候不恤繙縷

與邵少叅

自不佞有浙之役見莫不誦足下高誼者及睹其盛不啻過之傾蓋而故豈偶然也行省未遑輒分臚惠乃視居者爲尤腆乎

與雲少叅

不佞越在田間三值奇疾不獲左右長者十年矣猥承是役實維高誼推與所及而某由之以著無得而稱之讓者圖所無辱命于諸老未已也黽勉抵任尋念中林野心時作重以貽笑俛而埃之置七十老母

與初失母之兒以從宦數千里外人情哉所恃我兄
通家隣德百爾託寄稍以自解耳

報張少叅

不佞某辱公寵異久矣歸自埃賀蓋一月而三饗
之觀魚之樂自有北園從不佞始則它可知老嫂推
愛下及婢妾尤爲殊遇何以報焉唯公長者小物不
遺然則豚犬之託尚埃丁寧爲視兄者猶淺也次君
熊羆之喜想已就館兄嫂福德其可量乎老母時作
痰悶仗底稍安任後出謁僕旋附謝并上起居炤諒
不備

報沈少叅

不佞歸自關中道出貴治屬足下有登封之役蓋辱
臺餽焉至今耿耿久不聞問披牘戚焉足下自雄才
兼當路多能文之士豈少寧武一記而不遠千里腆
焉用幣以重不習哉母亦欲加遺焉而名爲云爾以
開受者意也是何至高誼如此乎不然一日之雅二
十年於此亦已久矣又不然廢棄之餘緩急非所及
也何至高誼如此乎不佞在告杜門山居三值奇疾
皆天幸自免卷帙自娛他無復過望足下重名屢歷
中外二十年於此纔少方伯殊覺留滯而徵自守然

而方且節鉞一鎮養元戎之體尋亦有知遇如萬公者爲之藉甚少司馬代一間耳不淺爲慰稠疊附謝並致起居拙藁塞命惟笑而置之邊候迎和膺祉不盡

答方憲副

辱使者追送河上今踰卒哭矣寒暑坐易摧隕不忘初誌銘之委某以謂門下非不知不佞未堪秉筆之役顧在寮案之末而欲有所致以締交誼名爲此請耳能文之士豈少一某而嗣音懇懇又若終託不佞而匪謾爲之者乃不佞不恤鄙拙答稱成命如此矣

幸笑而置焉其曰臨輒隕涕長者之情久愈耿耿用藉識感并塵覽裁仲月襄事容効下忱謹附聞慰垂炤不宣

與方憲副

某不佞自筮仕以至起家所辱諸僚友未嘗不睠然嚮往願締四海之好也久之跡定必間得一長者如公焉而事之托不佞於大誼于浙之役如殷中丞一人入汴更公一人耳不已難乎而忘之顧不佞所嘗誦公德雖未出口而翁中丞近疏實獲我心則某向所事而托焉固知千載一日也杪冬先慈大襄深惟

遙庇改歲病勤方圖聞問而使貶儼然下存既追祭
河上又申賻里中以為荒隴寵榮先慈可忘斯公之
厚可忘也不佞薄劣無以掄揚為報乃勤稠疊如此
自惟有以成公初意而已矣曲士之懷不敢以遂其
硜硜奈何然汗赧殊甚愈難稱答統祈憐矧春和自
愛不宣

又

不肖孤向見陳公語公之所為厚也而孤復繼陳公
以行則公若不能為某者戚然于心矣某不佞以孤
觀於公由衷君子誼已陰有所致之矣而荐致無已

時匍匐之餘瘁形于色匪骨匪肉而有此於公乎唯
親之忘斯公是忘矣

報楊憲副

不肖孤乃於茲值先母之變也何睹而非其慘然者
乎猶幸 朝廷之寵某得以階葬先母槩大事而尊
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起家秉憲以長我臬
中非少傳公乎大德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
焉見背豈其自意竟不能一日待履任之吉而須臾
供役以効積悃也乃辱慰勞追及賻惠戚然動兄弟
之誼天之不弔而公實愍之至為廢禮徹樂以隆不

海濱集 卷之二十一
歌之寵某何足有此卽士風之所歸厚自隗始也重
難圖稱矣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
謹茲上聞以副永懷嗚咽不次

答楊憲副

中州之役計當効周旋于門下者深矣瞻言之私輒
阻家難哀臨祖餞顧備愍恤不佞積忱未獲一語愴
慕可知念倏卒哭倚次摧隕再辱存問生色勃然今
卜十一月二十八日襄事矣唯公永懷謹茲附慰孤
聞鑒不畢簡而微才不終篇而具乃所大願校藝方
殷儲神自愛矣無任狂僭莫助云爾惠扇祇領并謝

惟垂炤焉

答查憲副

某不佞以庇於長者老母旅次櫬具斯行得遂首邱
之願爲德大矣方其遄歸援而止之誼非不至乃不
佞固違雅誼二日而汔濟于河也詰朝大雨從者載
塗然後知唯公愛我昔之彊直不留正所以不詒長
者暴露之慮耳公以謂幸不以謂惠乎前謝由衷復
承撫愍某辱憲伯故人者二十年矣其以嚮仰蓋自
有之轉致所諭益羨謙光之盛不敢當于斯言矣顧
公何俟焉而厚以爲容乎憲伯工詩爲文章往卽酬

海濱集 卷之二十一
倡與公無不魚水者間不識肯更念某否耳

報查憲副

一夕之疾孤不意有母之變既以已矣時也亦豈意有公之誼哉母不可爲而公所以爲某爲之者乃無不各如某爲母之心其禍慘烈而由公以解所以爲某母也者獨喘息之不可爲耳親也罔極公也罔極然則士之不可以無友也如此其亟矣苟非其人誼不能動動矣而由之匪仁術何謂之謂何則知公才美利一援手得以當大事者不常所遇也竣役餘年終天誦德唯是跼伏私竊大願中丞東土用霑寵庇

是祝是報云爾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竣役當在冬月然公之大惠什已舉其七八矣使旋附聞以慰永懷清風在心庶屢愍念諸力勸役無不仰體公意者幸勞遣焉哽咽不次

又

霜露修深僚友之誼公所施不佞以及先慈者未報也而諭愍復至矣卽雖哀隕無次非常銜感動倍慘切乃憲伯公書云查公丰標清粹可愛哉其人乎是惟公德明格士均嚮往而宜于長吏假樂由之兄弟朝夕協恭勸役不佞之所夙昔蘄焉而爲公求必得

之者則如此憲伯公神肅致遠足爲法器公在許與
可謂大哉中州一臺二妙某薄劣恨無以參佐其間
跂慕盛事遙爲踴躍而已熊羆之祥當已彌月遂失
報賀賢郎大兄穎發日勝仰慰拳拳擬葬先慈仲月
二十八日奉具戚然大恩在目茲不重述一惟垂炤

答梁僉憲

不佞孤傾蓋而託于長者一日晤語耳心已竊異之
分憲一臺中州動色可謂侃侃斷國之臣某自以得
所嚮往輒蒙不鄙重示雄篇纔一載和方冀卒業而
匍匐自沮矣今之作者長公負褒祭之才而文宗矯

矯奇氣里閨三晉更相唱酬致足爲樂乃勤愍勞不
忘一日之雅寒暑懸易一何厚也

答徐僉憲

不佞孤之不託于長者也念屬是時出則奉僚友之
驪入則稱慶于堂上爲樂不遑而論相勞也蓋謂有
人焉儼然在衰服之中一日之雅枯塊依依視彼祖
臨載道寒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于此乎
性自厚德不敢不知已

不肖孤積惡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役也

卽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邱中者下車纔數日耳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竟以不返悲驩懸絕能不重某隕越之悲猶幸推愛百爾賻贈愍然勞之得大事自効爲如貫之誼也何以敢忘

答傅僉憲

孤不佞中州之役乃得託夙夜之誼於長者也在陳之遇驩言平生三接之寵餅蠶用罄珍殺間出函于款洽從者忘興矣至今未報而先慈變作奈之何哉荒迷失計乃辱愍恤不遠千里遣使臨祭重之腆儀彤弓大帛不一而足某薄劣何敢有一於長者乎念

以庇二十五日抵厝方圖告至以慰永懷茲者旋便敬附謝聞哽咽不次

又

不佞屬叨茲役深懼不勝方圓所請乃公翰示猥以僚友之誼下存知將爲教未艾而不佞恃以無過也雖缺躬候爲已命之矣敢不銜遇於斯言

與李僉憲

公旣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以風生古之真御史矣乃輒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國家求賢唯是其才奈何卓有成效如公者乃輒報

罷而覃及遺逸以埃未試之虛名卽世之見或以軒
輒而秉憲一方大監羣辟亦自隱然一重臣又奈公
何然上之諸臺使者次之藩臬僚友交委而互議不
能徑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苦矣不佞私
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
知己者益深公蓋嘗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蓋謂與
余爲同心何必言矣古蓋貴浮沉卽使精明之氣蓄
而爲渾涵之度公豈不願之乎雖西蜀在萬里外含
飴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慰宦情尚記不佞叨轉
時惟公以謂廢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叅藩奚云遲也

我哉卽有冒進適重余過亦弗願之矣是役也已
於事而竣東遠視母恐夙昔自棄之念復萌將遠高
誼不無望於賜示者謹先候謝如此

與宋僉憲

自山以東稱閭閻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
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乃崔公分藩而守境
土相接互以犬牙屏翰萬里郭公坐而爲保釐主不
佞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庶幾無大
戾乎然卓績異政旣以疏聞甌越當不能久借長者
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隙是職而貽閭閻之累

也

答李戶曹

曩讀足下封事未嘗不扼腕壯之時雖訪落而宮闈
燕狎衆蓋相視難焉輒以俛俛開今上納言之路
爲之倡首一何風裁也卽再抗疏以李御史庭辯奇
氣不與焉不佞孤何幸得附一口之雅寵光自愛乎
十年分棄足下所知起家于浙實惟母命乃太恭人
繇以至此積愆何辭適辱存愍東帛臨之大徵不忘
佳篇泱泱重銜獎勞無堪圖稱矣倚次摧隕畧附候
謝垂炤不宣

與劉戶曹

日以菲劣亟辱不鄙獲奉顏色復見延款投轄之夕
接滕徐君遂成嘉會重識足下尚友之美誼而游多
士以光先德者不敢不承也

報羅武選

不佞孤曰辱中州之役惟是足下所嘗儼然而臨之
地也蓋聞諸郡長者所稱漚澗之支餘以抵大河內
外從者之往來物色多矣孤不佞得於口畫則已羨
當今之世有景純焉乃先慈卜葬不意有殷大宗伯
紹介某而足下慨然躬爲指示三吉並列愍孝子之

愚而備所裁成今襄大事是侑是妥也奉札踊躍安
得從天而下有此於公先慈寵靈徼惠後人貽穀孫
謀德則遠矣何以萬一圖報乎伏讀新刊重茲請益
具見別紙亦惟是憐察而命之某無任哀感佇竢之
至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濟南李攀龍子鱗撰

書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
父莫敢抵齒固矣猶之稱師旅焉亦無敢抵齒於我
穰苴孫子者也然兩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解燕罷
晉西破楚耳非若今之疆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
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
皇朝之氣而遙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盪潢

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爲偉之想見其爲人也
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施設者閎廓深遠不佞雖未
能竟其義恐卽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足下起間
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籌策明矣是書也政
自論其行事所旣施設者尤非懸度此何以讓穰苴
孫子哉竊聞綏履蓋在吉甫宴喜之秋與汪中丞雅
歌相和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是爲質有其文武
焉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旣已竊幸
何乃亦復下存用頒篚璜而注屬如此

報戚總戎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壯猷
無過焉未嘗不翹然願一望見顏色矣詎意假道還
朝披覩長者驩如平生不常款接謬辱清裁愈益瞻
注不佞至自拜 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
云高矣漠南宴然近年以來其在于今羽檄交馳之
時也獨非大將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代獫
狁蠻荆來威公威蠻荆而獫狁來威
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効以釋
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邊陲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
不佞與里閭之榮施獲再望見顏色不勝大願無已

則有聞問起居焉唯是珍攝膺寵以副凱旋燕喜之
社

與戚元戎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
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
廢習技而教流黃鍛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動貴人遠
事漠北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
公而 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
其身于鏖金銷骨之鄉不在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
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旣在久之將習服則自

求練卒卒習善則自求利器况志存報 主者多其
人之爲可恃也防秋別議已有 成命是又我公之
揚韜敷畧之時也邊陲甚幸里閭寵光在此舉矣

報劉都督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
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暴
其才而中一朝無辜之謗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
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
獲承顏色傾蓋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衷之誼
披瀝唯謹有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忼慨以之卽過

意延款使不佞繾綣重別緬縷舟中不自知其盡境
恍然自失如目前者勿論也不佞旣東陌落恬然秋
毫不犯登場大閱復覩紀律森嚴士氣踴躍技藝精
眞可蹈水火騰臙便捷投枚記里槩舵之利折旋如
活礮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梯樹檄示疑設伏所徵叙
瀘弁旄之步閩粵善游之徒三河挽彊之騎輩相扼
扼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帷幄自愛也可暴豈
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旣以虎臣託執事久矣然猶
且有激乎宦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堅其所必立云
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
何能贊一辭卽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身覩其
美者如此庶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
補焉乃旣奉違恍然自失有如目前至今不置非敢
爲誕也

劉總兵

始以前汎視海奉接顏色乃茲畢役矣契濶何如唯
是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波晏然厥功大
哉東道之便不佞敬勞將軍卽雖冗僚安枕是賴用
感述焉向再辱諭欲以二鹿見餉已知麾下士驩馬
騰暇而校獵豫卜畢役無形之勝用買餘勇今幸割

鮮以犒從者卽若不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筋上
充雅歌之清賞以効別忱凱旋埃有嗣請不次

與劉總戎

日過朱大司空抵掌談足下聲實俱茂今之大將也
使委兩廣而制之曾之氏已挂長纓伏闕下矣惜乎
置之海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超騰日饗士爲
樂耳此公平生愛才首薦不佞一時知名無不延納
今已入補當爲我公游揚推轂無疑猶曰某知人
益可徵也向得戚將軍書言邊事掣肘足下寧願之
乎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麗歌舞飲帳

中何如不佞罄折貴人門也

報李參戎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庶人也仲山甫之爲
德焉不肖孤扼腕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
蓋雅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矣方愧
大梁署中猶尚淺乎其爲緇衣之愛也未敢計聞而
使者追及于曹致賻惠焉何以有此於長者乎以庇
二十六日抵家訖便附謝悃以慰永懷哽咽不次

報鄭參戎

不佞以庇凡叨二省威我永侯開闢之地流風具存

不佞里閤借餘用光并殷懷止安得握手尚茲一堂
也竣 賀周旋游于北園飛雪之夜言歌且奕者誰
邪戀戀可知已謹啓告至以慰高情憐察不盡

與黎都使

貽我來牟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乃沾
汗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至今念之與其矜
南之奇也寧北而狎處斯又不佞託於長者哉

報施都閫

日承使致大藥小械當已覽裁矣某不佞一奉顏色
私竊念之安有用意如此其篤信而大道不至者乎

極知公嘗試某可援而入之不可耳雖甚愚陋稍知
禁秘後轉勿吝傾示必不辱一門下也何如人便附
謝起居不宣

報聶都閫

唯是我公大制閫貽茲陳臬者相勸與朝夕乎中州
之役也奈何以太淑人違養遽奪此誼也天實不弔
而公辱愍恤匍匐旌賻覃及不淺矣

報韓都閫

不肖孤得以鄉曲之誼從事中州也自謂朝夕乎平
生之驩相勸于役矣先慈之變曾是不意而公實曰

海濱集 卷之二十八 六
臨焉以佐匍匐舉大禮賻贈覃及遠勤導使百爾爲
愛荒迷之中俛俛之謂何而敢忘指示之德也

答蘇州王使君

西時過大名署中至今念故人高誼無已卽亦爲一
飯不忘鉅鹿邪春秋實六易矣海邦盤錯不佞知必
借使君而績滿以遷又非以待國士雖蘇旣又生息
以之卽使君亦惟是顧復奈何謂以三年淹也不佞
杜門伏枕業爲僻情之夫五載於此安得札貺從天
而下則藝餘之氓屬使君車下如元美者感遇可知
也

報金蘇州

某不佞亦唯我公宿學特行建標吾黨人自取裁不
求聞達其在不佞尤謬薦寵雖悄然稠廣心固已默
識之矣卽形迹之疏數曷計焉日辱延召再承出餞
不勝感戀僕旋報至附上起居嗣音不盡

報陳保定

其在濟南則唯我公儼然大老也吾黨小子無不知
公之抗節三輔爲守臣者卽無不知公之爲隱君子
誼甚高矣或出或處誦德豈有窮時此不佞某與有
寵光於公者不報也日承延召祖餞稠疊僕旋告至

用附起居炤諒不備

報張開封

不佞之所得托乎陳臬者凡以取絜乎郡也薄祿之孤匍匐用勤而能坐享二千石之政平訟理者乎曾是不意先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倉卒暑伏計出藥裡孰爲敦事盈尺之槲木若以美然者非公乎思母而及槲思槲而及公惟忘其母斯公是忘孤何不辛大變如此何幸公以長者收視如此也使不肖孤當大事什舉其八九矣不可不知也

報李二守

不肖孤所得扶柩東旋者郡大夫力也公匍匐多矣乃益推鄉曲申之賻贈爲愛無已時孤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報周推府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母孔邇顏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適館則車駕出謁矣至今怏怏唯緇衣之愛未致而其無能爲役所恃以匡不逮用錫貴省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已僕旋報至并附起居炤察不盡

報魏推府

滄溟集 卷之二十八
八
曩唯辱領公寵而延款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驩焉一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菲劣乃叨今命用刀筆吏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據九鼎演丹經服食爲樂乎僕旋附謝并致起居炤察不盡
報歸德潘通府
不佞孤業已違慈所由以扶柩汜濟者其大節也天實不弔而公匍匐於河上執紼用勸致兄弟之誼者故人乎草賻臨奠惻然此心

答馮通府

文大業也校文大役也秦漢以後無文矣今日古今

文十卷有之乎 明興一二君子天啓其衷輒窺此契然而一經傳誦動駭耳目未嘗不以爲不近人情者不知千有餘歲精氣旋復遂跨遷固勢必至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哉不佞憂居百凡荒廢篋中集四册奉塞葑菲之命雖不敢當作者然其締致亦苦矣足下秉鑒菘林持衡詞苑固某所長鳴於伯樂而一顧自喜之時也儻辱財幸斯埃百世無疑焉唯是塗謁卻示以匡不逮而勸嗣請是同筆研之誼也近代諸公無非哲匠足下當已采錄過此恐難言矣據所見而次之何害乎編纒不吝寄貺與聞

其政媮妣何如

答殷鈞州

孤不佞蓋承乏中州焉唯公之共理而勸茲于臬之役也通許之遇從容片語蔚雅風流尋接省中注存郡乘所圖典籍其紀遠矣大政日新而先慈見背不獲遂嚮止之初心以効揄揚於萬一怏怏自失耳乃辱使者儼然臨祭寵以奠章其曰念此兩河民瘠土确仁哉父母之言乎哀愍之私不替既往厚自性德非獨腆貺也龍何以有事於長者哉旋便附謝摧隕不次統惟憐察

報陶睢州

魯先生同列薦章以母老辭銓曹之命非足下郡中士乎孤以母就祿而遘禍如此則足下儼然臨况焉孤何顏以立天地間也祭不遠百里已矣而重之以賻則長者之誼甚深不可不知也

報謝祥符

先母之變倉卒暑伏薰裡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者誼爲棺槨遠莫致之則足下會車以載式遄其行俾不肖孤得以當大事於什九匄匄爲勸賻賙稠疊儼然臨焉爲我心惻維親不忘敢忘足下乎

報內黃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黃結綠其步驟符采人盡奇之不
必卜樂矣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蓋適遇之
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爲己力乎况復
不數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由是以躋崇揚烈載錫
之光爲不佞重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哉輒
辱存問是明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誼然卽所不遺故
舊而加意百姓以爲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
績矣旣以緒餘成政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
仕優而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爲屬吏之最者

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矣

報易亭中尉

足下好士如不勝所交多君子也不肖孤蓋信陵高
之相勸以成大美矣老母之變不意奪焉人才之難
豈獨其天乎

報松泉

以孤觀於公之福德蓋冲雅而恥以才自見質行君
子也多男而多賢者詩書之聲皦於絲竹揖遜之容
泰於富貴孤不佞辱茲秉憲扼腕大國之風矣老母
之變臨祭儼然敢忘答稱使旋附報庶慰永懷哽咽

不次二君子幸爲道及

報一樓

孤遊大梁中所睹翩翩佳公子也烏有如足下美秀而文者乎信乎才自天出之異乎人也屬方抵掌談古昔藻雅之士論世尚友而老母變作矣儼然臨察蓋戚然其爲心有餘悲者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報于子長

日承不鄙卽儼然衰服之中三致意焉其盛秩席而召延之也乃不佞既不逮執紼之役於太夫人而奠賻無狀奈何復辱推餞益形菲劣乎唯是銜德負罪

並以爲謝僕旋起居垂炤不備

報王子利

不佞所辱足下延款者三而去能趨領也可以置之矣則攜珍而饗之以致臨幸中餞于郊遂睽仰止然所恃兄弟之好而爲豚犬駒觀法焉以庶幾無大笑者不佞未嘗一日忘也僕旋告至謹附謝聞炤諒不備

報鄭永侯

黎公至浙乃得足下起居不任大願永侯勉爲一出也以足下宿將開府兩越大名矯矯而抱未盡之蘊

人其舍諸不佞悠悠雖在欲棄欲取之間不敢謂接足下以自重矣此中世情一符面命而新政操切尤非昔時圖歸之心夙夜不置矣

與劉希臯

十年家居稱貸瑣屑不計子錢用濟屢空贍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餘年而高臥不堅復此婆婆甚愧夙心矣

與張少坤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

聖天子過意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嘗所

由以充乎不出之類者備是矣初尚以邴曼容薄游自喜乃復渡江興盡力勉遁思抵浙奔謁無暇起居失次深愧高臥之不堅了躬自瘁夫何尤焉郊別馳戀不任長者十年楚然之愛圖報無時耳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唯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三秦拂衣者非敢爲矯也盧城一別遂遠聞問抵浙趨冗爲勞辟之桺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自知此態是闕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奈何歸思之方永也

與吳思睿

思睿知我四十年矣。嬾不能事，何可復羈風塵之中。念久高臥，聊試一出。至則興盡不獲遽返，何見之不蚤也。非敢爲僞，以予視思睿老鉛槧之役，息業未效。常令玉函之廬，契濶成市，何異白首隨牒，自貽伊阻。王舍城二頃田，種秫自樂也。

與金蘇州劉延安陳保定公谷宜興

不佞吾黨小子也。越在田間，三值奇疾，用是不獲執御于長者之側十年矣。濡德先達私淑孔邇，致有是役。實惟長者之教所及，而由某以著。我濟南多賢薦寵下輩之誼，不能忘者。南發復辱祖餞嘉與至渥承

庇履，任出謁無暇。尋念山林輒圖中廢，將恐舊態不久，更作以貽諸老笑。奈何幸終始成愛，以示不鄙矣。

報李伯承

辱庇先慈，乃襄大事。方念濮陽遮祭，寵光道路，未能報謝而愍論至矣。是日也，實維小祥之期。視公所云雨中銜淚爲別者，又一寒暑會晤可圖。先慈不可見矣。悲哉。追言夙昔，未嘗不戚戚於長者之誼。奉讀哀咏，蓼莪之響，摧隕自失。賴業服膺，稍陶沉痛耳。公以雄才詩名，重當世而晚得主器，精健岐嶷，卽宦游贈蹙。正唯含飴之樂，日殷膝下，不以被易此者而况出

自邱嫂貴嫡方處家政定如九鼎矣而今而後是公
高枕之秋也不識讓畔之俗可以 美後宮之盛遣
所不及御乎此固公所能也又何以堪輿家言爲哉

報張肖甫

改元之歲先妻襄事矣 帝命尋下乃先太恭人捐
簪珥而犒邸走也于浙之役蓋捧檄之情渡江周旋
元美子與二君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忘逃矣西土之
人非滇則粵安得厚集禹會壇玉帛旗鼓以快平生
成說不朽某亡論 凡六月自藩入 賀再晤二君
子雄飲海岱之間相視飛動卽舉酒逢醉亦惟二三

兄弟遙駸駸生色如從楚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固
奇而所代復不佞豈不益奇正以不與黨乃二三兄
弟翩翩維新之會恥且彙征因以自兆俾免間耳過
此則雖元美乞骸之疏行豈爲遺憾哉在昔學士大
夫掇拾聽說掩其不技如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
不自知病寢矣卽輒據顯貴終豈謂此輩效也足下
自負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
又何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嶽諸篇合轍迹元
美此相爲代之效甚明矣先慈所棄不佞孤於津中
垂踰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奠且先吳徐二君子懌

勞備至寵錫大亨某何以圖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
而按轡臨之樂哉其尚良食

報周象賢

公乃坎壈失志所不日夜圖之者有如漢水然二中
丞交章薦列不以既去爲解壘焉惟恐賢者謂不知
己公之名重天下矣則元美有心哉不佞何効焉曩
以入 賀辱公遣餞計爲報而先慈之變作矣再誅
承弔兼之腆賻不遠千里爲誼過厚也不佞爲致啓
大宗伯者力竭于此唯公財幸使旋附謝并布候悵
摧隕不次

葉夢龍答灌甫

辱辱愍藉惻然未報也乃所有則夙夜倚次服念高
誼勿忘云爾敢復望嗣音久而益存乎曩爲匍匐豈
猶未至而瀾吉馳示使在萬全恐墮俗術爲失仁人
孝子之至意此其大德何能萬一答稱也念唯 贊
國興文日勤執事而意遙及此某益不知其所由矣
左史役便附候陳謝統乞垂矧摧隕不宣

報灌甫

凡客之游梁者蓋莫不問禮足下稱博物君子也秉
憲之役多聞是依未盡所請而奪以大事老母逝矣

猶若有遺焉而顧之不可致則維足下之故哉儼臨
賻祭用識不忘跂予奠章幸終爲示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啓

茲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臺流玉吹清聞子晉之笙
壺寫金漿美薦鄒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于天潢
維嶽降神久視偕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靖郭之
門曉千里而遙懸映小山之賦某游孝王東苑自惟
校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篚二瑱擬
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
棄芻蕘

報朱用晦

今天下二三君子者不佞之所習也其於取友明卿
徂喜中必其獲德甫鵠立偶斯不乖咸惟足下一人
焉以之則足下可知矣此不佞之以習明卿德甫者
知足下也而握手無論焉足下若猶是脫穎大藩日
數諸公之門所握手者何限將明卿德甫無論又何
爲千里慕義以謬託不佞而介之寵靈以彼易此必
不然矣然後由論而觀所扼腕於同聲執鞭於大雅
者如就中原而周旋焉始爲媿快重以風寒易水赤
幟當時尺牘生色片辭入致恍慨自雄翩翩俠氣可

想見矣將由足下益習明卿德甫則二三君子者取
友安有極也不佞十年自棄巖穴不深歲辱三遷老
遑將毋無補 清朝而又未敢遽乞病免坐恐此道
尋荒仰孤足下相存美意奈之何不佞七言律成篇
而已樂府落落似舍似離今何以當足下之心而曰
千古天授也將由足下益知不佞則何以哉然不佞
之所徼惠於足下者以爲非今嘗試則不復也業已
白首効菟惟以無累二三君子者是圖則足下固無
有同舟之役矣無亦以二三君子爲累者圖之不佞
不勝大願於嗣音如此

與華從龍書

從龍足下不佞某僻夫也杜門謝客三年於此矣卽
未見好士如足下其人也足下不遠千里再致書於
僕而再不得報於僕可以已也而三致書於僕足下
卽自昭曠無校其在某何以得此於左右亡亦恬愉
之誼有槩乎足下之心千里而一知己所猶謂比肩
者與梁伯鸞有言將遙集乎東南豈所望於君之廡
下哉不但來諭所云渡江而弔元美也

報聶儀部

向伏西曹爰竊風裁意獨偉焉垂及官牆而公拂衣

出矣不佞拘除郡省不任貽肆自棄 明時杜門七
載僻疾已錮久無聞問於長者適奉手教從天而下
謬許神交某何人敢辱此誼然公尚論之傍情也以
視握臂一堂相得驩甚在昔有言不可當吾之世而
失諸侯非所欲不朽一大事者乎明妃六曲可以怨
矣輒取附和見同調之雅并代起居云

報廬陵劉夫

陳憲使至致公書而公復致以聶公書至生僻人耳
其於長者徒以一時游譽謬承薦寵久斯置之矣今
安得十年之後猶辱記憶不以竊伏蓬蒿之賤數千

此外而勤執事者乎不愛以其師身爲介而并得所
教以爲故人重者乎此計無他豈其蚤歲自棄有槩
於是下歸潔之微旨乎無亦足下取友不遺之量所
自至也

報周眞陽

維夏得問未報斯置之耳何至不遠千里重使相勞
乎三復尺牘深惟尚論不盡友天下士不已也乃知
無斁於不佞者有是哉前論屬某著述自見顧非其
人而足下愛我以德夫復不淺博南旣開千載得足
下豈爲非旦莫遇之也徐吳二君子海內大家並茲

命世足下從游其間其在臭味則足下可知矣乃今
而後於與有寵光

報周眞陽

頃辱使者附藁 上誠以海內之數君子足下身爲
屬吏而出諸門下有其二焉不佞不可不知也將斤
削是求而重以布列不佞何所聞過乎版卽竣尋爲
置之矣然斯其誼非不甚高乃卽不無由是以藉妬
口者不佞杜門八年於此卽杜門八年於此也一爲
足下嘗焉而莫我肯力豈獨其才不能私一令長哉
固莫難於久之不厭而患乎其始易合也足下勉

之矣不佞方奇疾經今百日盛吏入視邸事又迫埃
躬氣稍充當圖所爲灌縣公碑以報稱足下委命不
淺耳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褒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
蓋嘗爲信宿之好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彼一時
也量無以與進斯至今置之未爲不厚也乃足下囑
起嶺南論交海內不佞未嘗傾蓋望見顏色何以槩
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
回豈彼悻悻干牘之微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

千里但足下已游子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兄弟周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以效左右乎 論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可遽移然謂門墻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夫倒屣植伯何貴焉不佞所爲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宏獎風流如此足下總角事黃君卽青冰自許誰能易之乃今所謂植伯必褒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微辭兼到其白雪樓黃河中岳 長陵陽翠師子南內等篇尤爲雄麗蓋恥爲輕便專求與象正盛唐諸公擅美當年而足下所繇以羽翼二三兄弟者兩生有言不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矣惜也公實適化不見植伯于今日則又不佞河山之感而願足下自愛不淺二詩寄答其一則前屬許右史失附者並上裁覽伏枕草草不備

報茂秦書

不佞在告杜門伏枕三年于此矣足下高誼乃能一奔存故人所辱新刻輒以檢列卽不必致致之凡以爲足下者意則至矣豈敢謂足下已老勿厚望之卽示小詞取韻亦不佞能坐甘薄俗過我論詩不

與俞允文

龔每神蔚風期千里瞻焉為平生之好云自元美得
之不知不佞之有仲蔚得知元美為多也豈徒邴生
薄邊有以當足下之心為知己即知足下於元美可
矣佳章冲雅直有應徐之韻遺榮棄鄙議一往不復
疑美人雖云遠詎令歡愛攜濕濕乎其言之也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然則嗣音契闊日暮遇之矣惟足下
憐察焉

報張幼子

不佞知幼子以元美哉自幼子可知耳再辱論豈敢
忘之顧翁行實諸君揄揚具是矣無弗得雋者而使

不佞攘臂其間豈不難乎其為後乎然幼子與元美
命也雖復蕪穢以藉諸君矣

與張幼子

久不聞問日以耿耿曩讀計書見君家伯季交萼同
輝為踴躍焉即知足下潛推大美將獨步千里也其
惟二鳴編乎明珠在旁已慙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
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自
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先聲致人足下為我田僧起
不淺况崔延伯並驅中原借長君為勝乎不佞蓋甚
壯之

報俞仲蔚

仲蔚足下幸無恙閉關日勝自梁伯龍稱足下所以爲隱君子壯心未嘗一日不在五湖之間乃不佞朝野混迹耳孰與足下結髮山林之爲獨行也元美兄弟得請計當大快敢聞左右庶知集蓼辛苦非一士之節矣其過而勞焉如不佞起居足下者

報俞允文

不佞承風執事蓋前高之重以梁君備狀起居比躅禽尚盛世逸民願執鞭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一老諸生在田間耳卽梁君豈無復焉華山圖生韻

古淡展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豈獨先輩多賢新題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充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唯梁君

寄俞仲蔚

仲蔚海內此人耳屬乃天鼓擊如牽復罔極埋孤白帝吾道距沮所由聲氣相與倡和交應令之懸解非足下輩乎聞子與云足下故高隱卽雖還往亦惟伏臘誠有意乎此人奚以其跡疏數哉

寄周公瑕

公瑕足下得非公瑾後乎何蘊藉如此四明薛生述

足下誼甚高謂少年不肯俛首舉子業卽名日益起
至使元美每致之及以介不佞此其於人不已重哉
樓榜牙章古色飛動頗從游藝以示精真不佞願因
元美交驩足下不間千里非槩無繇矣
與周公瑕
不佞承風公瑕惟日夜望見顏色不可得也重名遂
未能自遜使海岱間有大雅遺音長者高躅各稱甚
幸惠然敝廬矣雖雞黍惡草然以延寵光搆不朽一
盛事尚亦有賴焉華陽一晤解袂千載將無亦云爾
哉菲劣不恭則蓄極而發未逮致情似畧云爾

報薛晨

文章翰墨造物所恠今時貴客側目此技甚矣吾黨
自譁言之每得一士臭味苟同不啻骨肉維是與足
下傾蓋而故云足下垂四十載攻一藝窮神詣妙卽
枯管成精靈非其人誰則知之哉願足下自愛歸幸
卒業羽翼斯道徐子與以太安人誌銘見枉雖儼然
在衰服之中爲誦足下高誼若就見之足下能往弔
否三扁楷隸筆法兼長寵光草茅昭揭不朽文房諸
惠可謂清貺敢不受賜捐金相致恐非行客所施於
病夫今用附使完上

報梁伯龍

伯龍詞伯執事則優藝苑老也不佞田間一惰夫耳
日乃儼然辱而臨焉何知其杖之杜乎蓋曰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僕之役在此章矣元美北行嗣奉聞問
重以翰錦睠焉顧我者伯龍邪乃元美旣得請一介
相存不佞踴躍凡爲吾黨與高茲役遂附以勞左右

云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